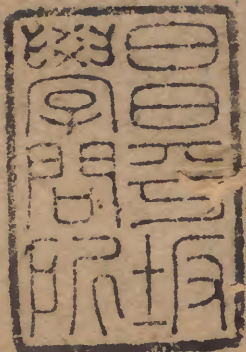


# 駢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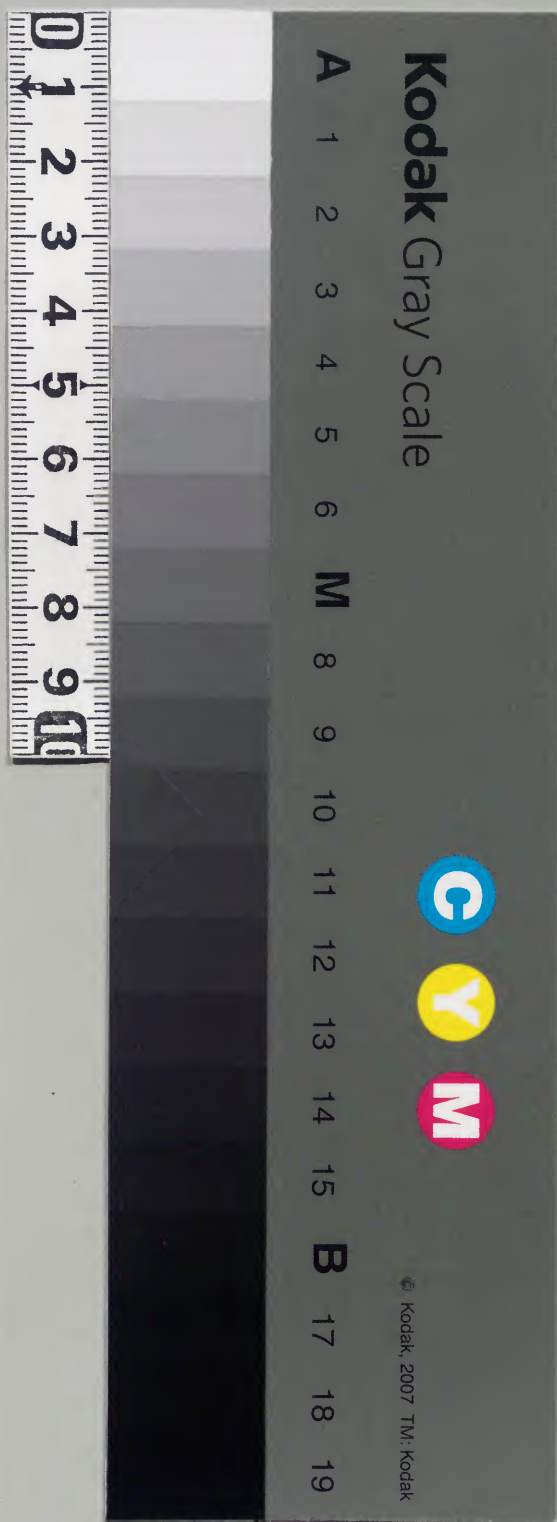
九之十



漢書門
三〇二六
函號
一四一
架
一
冊

內閣文庫
漢書
三〇二六
函號
一四一
架
一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026
冊數	10	( 5 )
函號	366	86





駢志卷之九

戊部上

設壇具禮

設壇授策

史記漢

將如呼

王欲召韓信拜之蕭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  
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心欲拜之擇良日  
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  
以為得大將至拜大將乃信也

南史陳宣帝遣謁者蕭淳就壽陽授策吳明徹于城南  
設壇士卒二十萬陳旗鼓戈甲登壇拜受成禮而退

淺草文庫

一集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一軍皆驚

詔出大驚

一軍盡驚

漢書蕭何薦韓信于漢王曰王計心東能用信信即留  
不能用信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以為將何曰雖為將  
信不留王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于是王欲召信拜之  
何曰王素嫚無禮今拜大將如召小兒此乃信所以去  
也王必欲拜之擇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王許之諸  
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皆  
驚

蜀主先主為漢中王遷魏延治成都當得重將以鎮漢  
中衆論以為必在張飛飛亦以心自許先主乃拔延為

督漢中鎮遠將軍領漢中太守一軍盡驚先主大會群  
臣問延曰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欲云何延對曰若曹  
操舉天下而來請為大王拒之偏將十萬之衆至請為  
大王吞之先主稱善

舊唐書永貞元年冬劉闢阻兵朝議討伐宰相杜叢裳  
以為獨任高崇文可以成功元和元年春拜檢校工部  
尚書兼御史大夫充左神策行營節度使兼統左右神  
策奉天麟游諸鎮兵以討闢時宿將專征者甚衆人人  
自謂當選及詔出大驚崇文在長安城練卒五千常若  
寇至及是中使至長武卯時宣命而辰時出師五千器  
用無闕者



勾踐式怒蛙

齊莊避螳螂

韓非子越王勾踐慮伐吳欲人之輕死也出見怒鼃乃為之式御者曰何為式王曰鼃有氣如此可無為式乎士人聞之曰鼃有氣王猶為式况士人之有勇者乎是歲人有自剄死以其頭獻者

淮南子齊莊公出獵有螳螂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對曰此螳螂也其為蟲也知進而不知却不量力而輕就敵公曰此為人必為天下武勇矣迴車而避之勇武聞之知所盡死矣抱朴子晉文迴輪于勇蟲而壯士雲赴勾踐曲躬于怒蛙而我卒輕死

手指周秦創痕

手拭凌統創處

吳志孫權策行至濡須塢因會諸將大為酣樂權自行酒到周秦前命秦解衣權手自指其創根問以所起秦輒記昔戰鬪處以對畢使復服歡譙極夜其明日遣使者授以御蓋

又凌統字公績時孫權徹軍前部已發魏將張遼能奄至津北權使追還前兵兵去已遠勢不相及凌統率親近三百人陷圍扶扞權出敵已毀橋橋之屬者兩版權策馬驅馳統復還戰左右盡死身亦被創所殺數十人度權已免乃還橋敗路絕統被甲潛行權即御船見之



驚喜統痛親近無反者悲不自勝權引袂拭之謂曰公  
績亡者已矣苟使卿在何患無人 吳書曰統創甚權  
遂留統于舟盡易其衣服其創賴得卓氏良藥故得不  
死

見士卒負擔帝分其尤重

見大將中矢帝親為吮血

舊唐書太宗至遼東城下見士卒負擔以填塹者帝分  
其尤重者親于馬上持之從官悚動爭齎以送城下

又太宗剋遼東師攻白崖城命攻之右衛大將軍李思  
摩中弩矢帝親為吮血將士聞之莫不感勵  
欲為治第辭以匈奴不滅

欲為造第辭以天下未平

漢書上欲為霍去病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不滅無以  
家為也

北史周明帝以竇熾前朝舊臣勲望兼重欲獨為造第  
熾辭以天下未平干戈未偃不宜輒發徒役

北邊良將

北間驍將

史記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  
北史賀拔勝多所克捷河北邊為丘墟梁武帝敕其子  
雍州刺史續曰賀拔勝北間驍將爾宜慎之勿與爭鋒  
魏尚為雲中守匈奴不敢近雲中



廉范為雲中守，匈奴不復向雲中。

史記馮唐曰：魏尚為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私養錢五日一推牛饗賓客，軍舍吏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衆。

後漢書廉范為雲中太守，會匈奴大入塞，烽火且通，故事虜入過五千人，移書傍郡，吏欲傳檄求救，范不聽，自率士卒拒之。虜衆盛而范兵不敵，會日暮，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藝火，營中星列。虜遙望火多，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乃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自相躡藉死者千餘人。由此不敢復向雲中。

軍中號大樹將軍

陛下之大樹將軍

後漢書馮異為人謙退，不伐行。與諸將相逢，輒引車避道。進止皆有表識。軍中號為整齊。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嘗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

南史馮道根性謹厚，本訥少言。為將能檢御部曲，所過村陌，將士不敢虜掠。每征伐，終不言功。其部曲或怨非之道，根喻曰：明公自鑒功之多少，吾將何事。武帝嘗指道根示尚書，令沈約美其口不論勲。約曰：此陛下之大樹將軍也。

幕南無王庭

磧南無虜庭



漢書驃騎將軍霍去。出代二千餘里。与左王接戰。潰病  
兵得胡首虜凡七萬餘人。左王將皆遁走。驃騎封于狼  
居胥山。禪姑衍。臨翰海而還。是後匈奴遠遁。幕南無王  
庭。

北史楊素為行軍元帥。出雲中。擊突厥。連破之。突厥走  
追至夜。擊之。將復戰。恐賊越逸。令其騎稍後。于是親將  
兩騎。并降突厥二人。与虜並行不之覺也。候其頓舍未  
定。輒後騎掩擊。大破之。自是突厥遠遁。磧南無復虜庭。  
衛青七出擊匈奴。  
去病六出擊匈奴。

漢書大將軍衛青凡七出擊匈奴。斬捕首虜五萬餘級。  
一与單于戰。收河南地。置朔方郡。再益封凡萬六千三  
百戶。封三子為侯。侯千三百戶。并之二萬二百戶。其裨  
將及校尉侯者九人。為特將者十五人。  
又驃騎將軍霍去病凡六出擊匈奴。其四出以將軍。斬  
首虜十一萬餘級。渾邪王以衆降。數萬。閉河西。酒泉之  
地。西方益少胡寇。四益封萬七千七百戶。其校尉吏有  
功侯者六人。為將軍者二人。

吳子顏八戰八剋

唐休璟六戰六剋

後漢書吳漢字子顏。与公孫述戰于廣都。成都之間。八

戰八剋



舊唐書吐蕃大將麴芬布支率騎數萬寇涼州入自洪源谷將圍昌松縣唐休璟以數千人往擊之臨陣登高望見賊衣甲鮮盛謂麾下曰自欽陵死贊婆降麴芬布支新知賊兵欲懼威武故其國中貴臣酋豪子弟皆從之人馬雖精不習軍事吾為諸君取之乃披甲先登與賊六戰六剋

太公陰謀

太公陰書

太公陰符

論衡傳書或稱武王伐紂太公陰謀食小兒以丹令身純赤長大教言殷亡殷民見兒身赤以為天神及言殷亡皆謂商滅兵至牧野晨舉脂燭茹謀惑民權掩不備

周之所諱也世謂之虛瀆取天下無此虛言武成之篇言周伐紂血流漂杵以武成言之食兒以丹晨舉脂燭殆且然

亦韜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三軍卒有緩急或利或害吾將以近通遠從中應外以給三軍之用為之柰何太公曰主與將有陰符凡八等有八勝克敵之符長一尺破軍擒將之符長九寸降城得邑之符長八寸却敵報遠之符長七寸警衆堅守之符長六寸請糧益兵之符長五寸敗軍亡將之符長四寸失利亡士之符長三寸諸奉使稽留者若符事泄聞者告者皆誅之八符者主將祕聞所以陰通言語不泄中外相知之



術敵雖聖智莫之能識武王曰善哉

又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主將欲合兵行無窮之變圖不測之利其事煩多符不能明相去遼遠言語不通為之柰何太公曰諸有陰事大慮當用書不用符主以書遺將以書問主書皆一合而再離三發而一知再離者分書為三部三發而一知者言三人操一分相參而不使知情也此謂陰書敵雖聖智莫之能識武王曰善哉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國人徧聞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衛朝方罷而衛姬請罪

管子桓公與管仲闔門而謀伐莒未發也而已聞於國

矣桓公怒謂管仲曰寡人与仲父闔門而謀伐莒未發

也而已聞於國其故何也管仲曰國必有聖人桓公曰然夫日之役者有執席食以視上者必彼是邪於是乃令之復役毋復相代少焉東郭郵至桓公令儻者延而上与之分級而上問焉曰子言伐莒者乎東郭郵曰然臣也桓公曰寡人不言伐莒而子言伐莒其故何也東郭郵對曰臣聞之君子善謀而小人善意臣意之也桓公曰子奚以意之東郭郵曰夫欣然喜樂者鐘鼓之色也夫澗然清靜者纆經之色也謬然豐滿而手足拇動者兵甲之色也日者臣視二君之在臺上也口閉而不闔是言莒也舉手而指勢當莒也且臣觀小國諸侯之不服者唯莒於是臣故曰伐莒桓公曰善哉以微射明



此之謂乎。子其坐，寡人与子同之。

呂氏春秋齊桓公合諸侯，衛人後至，公朝而與管仲謀伐衛，退朝而入，衛姬望見君下堂再拜，請衛君之罪。公曰：「吾於衛無故，子曷為請？」對曰：「妾望君之入也，足高氣彊，有伐國之志也；見妾而有動色，伐衛也；明日君朝，揖管仲而進之，管仲曰：『君舍衛乎？』公曰：『仲父，安識之？』管仲曰：『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見臣而有慙色，臣是以知之。』桓公之所以匿者，不言也。今管子乃以容貌音聲，夫人乃以行步氣志，桓公雖不言，若暗夜而燭燎也。」

范應侯說秦王遠交而近攻，封德彝請唐宗遠交而近攻。

史記范雎初見秦王，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綱壽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于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也，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于計踈矣。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繆乎？」

唐書統葉護可汗來請昏，帝與群臣謀，西突厥去我遠，緩急不可仗，可與昏乎？封德彝曰：「計今之便，莫若遠交而近攻，請聽昏以怖北狄，待我計定而後圖之。」帝乃許昏。



蕭何獨收圖書

玄齡獨收人物

漢書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疆弱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圖書也

唐書房玄齡征伐未嘗從衆爭取怪珍玄齡獨收人利物致幕府與諸將密相申結人人願盡死力王彥曰漢光武得鄧禹門人益親今我有玄齡猶禹也

陳平六出奇計世莫得聞

荀攸十二奇策世不盡聞



顧榮麾羽扇

語林諸葛武侯與晉宣帝戰于渭濱將戰武侯乘素輿著葛巾捉白羽扇指麾三軍衆軍皆隨其進止

晉中興書廣陵相陳敏反顧榮與車草等潛謀起兵攻敏榮發橋欽舟于南岸敏率萬餘人出不獲濟榮麾以羽扇其衆潰散

韋叡執扇如意以麾軍

唐永把扇如意以指麾

南史韋叡與魏將楊大眼戰大眼以勇冠三軍所向皆麾叡結車為陣大眼聚騎圍之叡以彊弩二千一時俱發洞甲穿中殺傷者衆矢貫大眼右臂亡魂而走明旦



中山王元英身率衆來戰敵乘素木輿執白角如意以  
麾軍一日數合英甚憚其彊魏軍又夜來攻城飛矢兩  
集敵子黯請下城以避箭敵不許軍中驚敵于城上厲  
聲呵之乃定

北史唐永少耿介有將師才讀班超傳慨然有天下之  
志永善馭下士人競為之用臨陣常著帛展襦把角如  
意以指麾處分辭色自若在北地四年與賊數十戰未  
嘗敗北

在軍常輕裘緩帶

臨陣常著帛展襦

見上

晉書羊祐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閣之下侍衛

者不過十數人

斛律金望塵知敵

周德威望塵知敵

北史斛律金性敦直善騎射行兵用匈奴法望塵知馬  
步多少嗅地知軍度遠近

五代史周德威字鎮遠為人勇而多智能望塵以知敵  
數其狀貌雄偉笑不改容人見之凜如也其小字陽五  
當梁晉之際周陽五之勇聞天下

達奚武具知敵情

阿六拔搯知敵情

北史周文進圍弘農遣達奚武從兩騎覘候武与其候



騎過即交戰斬六級獲三人而及齊神武趣沙苑周文  
復遣武覘之武從三騎皆衣敵人衣至暮下馬潛聽其  
軍號歷營若警夜者有不如法者往捷之具知敵情  
以告周文遂從攻之  
又韓果字阿六拔善伺敵虛實揣知情狀有潛匿溪谷  
欲為間偵者果登高望之所疑處往必有獲周文由是  
以果為虞候都督每從徃行常領候騎晝夜巡察略不  
眠寢從平實泰於潼關周文因其規畫軍以勝返賞真  
珠金帶一條

射矢聊城

飛矢易陽

魯連子燕將攻下聊城聊城人或讒之燕將懼誅因  
保守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聊城歲餘士卒多死而聊  
城不下魯連乃為書約之以矢射城中遺燕將燕將見  
魯連書泣三日乃自殺

魏志太祖既圍鄴破邯鄲易陽令韓範偽以城降而拒  
守太祖遣徐晃攻之晃至飛矢城中為陳成敗範悔晃  
輒降之既而言於太祖曰二袁未破諸城未下者傾耳  
而聽今日滅易陽明日皆死守恐河北無定時也願公  
降易陽以示諸城則莫不望風太祖善之

過百萬之衆

勝十萬之衆



抱朴子青魯仲連以書下聊城。是分毫之力。過百萬之衆也。

晉書荀勗與裴秀羊祜共管機密時將發使聘吳並遣當時文士作書與孫皓帝用勗取作皓既報命和親帝謂勗曰君前作書使吳思順勝十萬之衆也。

一紙賢于十從事

一言賢于十萬衆

一言踰于十萬師

晉書劉弘傳弘每有興廢手書守相丁寧欵密所以人皆感悅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于十部從事北史世祖南伐魏劄直侍左右師次進南諸城未有下者劄乃進曰臣請問入城內見其豪右宣達聖心示以

誠信必當大小相率面縛請罪陛下拔其英楚因而任之此外諸城可不勞兵而自定劄夜入城中示以危亡之期開以生全之路城中大小欣悅明旦開門出降自北而南望塵欵附世祖謂劄曰卿之一言踰于十萬之師揚我信義播於四表寔卿一人之方

孔帖馮盎或告盎叛太宗詔蘭謨發江淮甲卒將討之魏證諫曰王者兵不宜為變夷動勝之不武不勝為辱盎反未誅當懷之以德盎懼必自來帝乃遣散騎常侍韋叔詣喻盎遣智戴入侍帝曰證一言賢于十萬衆食其說田廣韓信度兵夜襲

唐儉諭頡利李靖督軍疾進



漢書韓信方擊齊，鄴食其謂漢王曰：齊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為漢而稱東藩。上曰：善。廼從其畫，復守敖倉而使食其說齊王。田廣以為然，廼聽食其罷歷下兵，守戰備。與食其日縱酒。韓信聞食其馮軾下齊七十餘城，廼夜度兵平原，襲齊。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為食其賣已，廼烹食其，引兵走。

舊唐書李靖為定襄道行軍總管，往迎頡利。頡利雖外請朝謁，而潛懷猶豫。其年二月，太宗遣鴻臚卿唐儉將軍安修仁慰諭。靖揣詔使到，彼虜必自寬，遂選精騎一萬，齎二十日糧，引兵自白道襲之。張公謹曰：詔許其降，

行人在彼，未宜計擊。靖曰：此兵機也，時不可失。韓信所以破齊也。如唐儉等輩，何足可惜？督軍疾進，師至陰山，過其斥候千餘帳，皆俘以隨軍。頡利見使者大悅，不虞官兵至也。靖軍將逼其牙帳十五里，虜始覺，頡利畏威先走，部衆因而潰散。

獨留屯田  
始興屯田

漢書趙充國上屯田奏，上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欲罷騎兵萬人，留田即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熟計其便，復奏充國上狀曰：蠻夷習俗，雖殊于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之一也。今虜



亡其義地。薦草愁于寄託。遠遯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暮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上卒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

魏志建安元年。用秦祗韓浩等議。始興屯田。魏書曰。自遭荒亂。率乏糧穀。諸軍並起。無終歲之計。饑則寇掠。飽則棄餘。瓦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袁紹之在河北。軍人仰給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蒲羸。民人相食。州里蕭條。公曰。夫定國之術。在于彊兵足食。秦人以急農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是歲

乃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于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兼滅群賊。克平天下。郭元振以誠信待邊。葛

郭子儀以至誠感迴紇。

舊唐書郭元振風神偉壯。而善於撫御。時西突厥首領烏質勒部。落強盛。欵塞通和。元振就其牙帳。計會軍事。時天大雪。元振立於帳前。與烏質勒言議。須臾雪深。風凍。元振未嘗移足。烏質勒年老。不勝寒苦。會罷而死。其子娑著以元振故。殺其父。謀勒兵攻之。副使御史中丞解琬知其謀。勸元振夜遁。元振曰。吾以誠信待人。何所疑懼。且深在寇庭。遁將安適。乃安臥帳中。明日親入虜



帳哭之甚哀行帛贈之禮。漢書乃感其義。後与元振通好。因遣使進馬五千匹及方物。

又郭子儀自河中至此。於涇陽而虜騎已合。子儀一軍萬餘人而雜虜圍之數重。子儀率甲騎二千出沒于左右前後。虜見而問。而此誰也。報曰郭令公也。迴紇曰。謂令公亡矣。不然何以至此。令公誠存。安得而見之。子儀將出。諸將諫曰。戎狄之心不可信也。請無往。子儀曰。虜有數十倍之衆。今力固不敵。且至誠感神。况虜輩乎。諸將曰。請選鐵騎五百衛從。子儀曰。適足以為害也。乃傳呼曰。令公來。虜初疑。持滿注矢以待之。子儀以數十騎徐出。免胄而勞之。曰。安乎。久同忠義。何至于是。迴紇皆

捨兵下馬。齊拜曰。果吾父也。子儀召其酋領各飲之。酒与之。羅錦歡言如初。

搆戎使自讎敵  
搆虜使相猜疑

魏志曰。豫以戎狄為一。非中國之利。乃先搆離之。使自為讎敵。互相攻伐。素利違盟。出馬千匹。与官為比。能所攻。求援於豫。恐遂相兼。併為害滋深。宜救善討。惡示信。衆狄單將銳卒。深入虜庭。胡人衆多。鈔軍前後。斷截歸路。豫乃進軍去虜十餘里。結屯營。多聚牛馬糞。然之。從地道引去。胡見烟火不絕。以為尚在。去行數十里。乃知之。追豫到馬城。圍之十重。豫密嚴使司馬建旌旗。鳴



鼓吹將步騎從南門出。胡人皆屬目往赴之。豫將精銳自北門出。鼓譟而起。兩頭俱發出。虜不意虜衆散。亂皆棄弓馬。步走追討二十餘里。僵尸蔽地。又牽招為鴈門太守。郡在邊陲。雖有候望之備。而寇鈔不劫。招既教民戰陣。又表徙烏丸五百餘家。祖調使備。鞞馬遠遣偵候。虜每犯塞。勒兵逆擊。來輒摧破。于是吏民膽氣日銳。荒野無虞。又搆間離散。使虜更相猜疑。鮮卑大人步度根。洩歸泥等。與軻比能為隙。將部落三萬餘家。詣群附塞。敕令還擊。比能殺比能弟苴羅侯。及叛烏丸歸義侯王同。王寄等大結怨讎。是以招自出。率將歸泥等討比能。於雲中故郡大破之。

輿曳柴而遁

輿曳柴而從

左傳城濮之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卻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又平陰之役。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斤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䟽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

楚之羸誘我賊之羸餌我

左傳楚武王侵隨。使蓬章求成焉。軍于瑕以待之。隨人



使少師董成關伯比言于楚子曰吾不得志于潰東也  
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  
而協以謀我故維間也潰東之國隨為大隨張必棄小  
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能率且比  
曰季梁在何益關伯比曰以為後圖少師得其君王毀  
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  
曰天方授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  
舊唐書封常清代高仙芝討大勃律師次賀薩勞城一  
戰而勝常清逐之段秀實進曰賊兵羸餓我也請備左  
右搜其山林遂殲其覆  
以虎皮蒙馬

以龍文被牛

左傳城濮之戰晉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  
右師潰

史記田單被圍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為絳繒衣畫以五  
絲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于尾燒其端鑿城  
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  
軍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耀燕軍視之皆龍文  
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  
弱皆擊銅器為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

孫臏減竈

趙奢增壘

虞詡增竈



史記魏與趙攻韓，韓告急于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若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三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乘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砍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于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曰：『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砍木下見白書，乃

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刎，曰：『遂成堅子之名。』又秦伐韓，軍于闕與，王乃令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武安西，秦軍鼓噪，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後益增壘，秦間來入趙，奢善食而遣之，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闕與非趙地，趙奢既已也。』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二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闕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曰：『內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



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  
令許歷曰請就缺質之誅趙奢曰晉後令卬卽許歷後  
請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卽發萬  
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  
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閼與之困而歸

後漢書羌寇武都卽太后以虞詡有將帥之略遷武都  
太守引見嘉德殿厚加賞賜羌乃率衆數千遮詡於陳  
倉峭谷詡卽停軍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  
聞之乃分鈔旁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  
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減  
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日

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為所及  
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又謂郡兵來迎衆多  
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彊勢有不同故也既  
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詡乃  
令軍中使彊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為矢力弱不能  
至并兵急攻詡于是使二十彊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  
羌大震退

吹笳解圍

吹簫退羌

晉書劉琨在晉陽嘗為胡騎所圍數重城中窘迫無計  
琨乃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皆悽然長嘆中夜奏胡笳



賊亦流涕歔歔有懷土之切向曉復吹之賊並棄圍而走

洛陽伽藍記後魏河間王琛有婢朝雲善吹簫能為團扇歌隴上聲琛為秦州刺史羌叛屢討不勝琛令朝雲假為貧女吹簫而乞羌聞之皆流涕相謂也何故捨鄉并在山谷為寇邪即相尋而降秦民語曰快馬健兒不如老嫗吹簫

宗典以鞭拂帝

李穆以策擊秦

晉中興書元帝叔父東安王繇為成都王穎所害懼禍及謀出奔其夜月明禁衛甚嚴不能得去有頃天暴風

雨晦冥遊者散帝乘間得脫至河陽為津吏所止從者宗典後至以馬鞭拂之謂曰舍長官禁貴人而汝亦被駐耶因大笑由是被釋

北史宇文泰與侯景合戰泰馬中流矢驚逸遂失所之泰墮地東魏兵追及之左右皆散李穆下馬以策擊泰罵之曰籠東軍士爾曹主何在而獨留此追者不疑因以馬授泰与之俱逸

檀祇語左右打五鼓

梁武命僧珍打五鼓

南史檀祇為廣陵相亡命司馬國璠兄弟自北徐別界潛得過淮因天陰闇夜率百許人緣廣陵城入叫喚直



上廳事祇被射傷股語左右曰賊乘間得入欲掩我不備但打五鼓悞之曉必走矣賊聞鼓鳴直謂為曉乃奔散

又張弘策傳時東昏餘黨孫文明等夜燒尚書省及閣道雲龍門前軍司馬呂僧珍直殿省帥羽林兵邀擊不能却上戎服御前殿謂僧珍曰賊夜來是衆少曉則走矣命打五鼓賊謂已曉乃散官軍捕文明斬于東市

戮楊干僕

格舍中兒

左傳晉侯之弟楊干亂行于曲梁魏絳戮其僕又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群狄于太原崇

杜註崇聚也

卒也將戰

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因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伍乘為三伍荀吳之驛人不肯即卒斬以徇

後漢書祭遵為門下吏從征河北為軍市令舍中兒犯法遵格殺之光武謂諸將曰當備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

取民家一笠者斬  
折逆旅七箸者斬

蜀志呂蒙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是汝南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寢鎧雖公蒙猶以為犯軍令不可以卿里故而廢法遂垂涕斬之于是軍



中震慄道不拾遺

舊唐書高宗文軍至興元軍中有折逆旅之匕箸者斬之以徇

務飭井竈圍溷藩籬障塞

好治官府次舍橋梁道路

袁子或問諸葛亮所至宮壘井竈圍溷藩籬障塞皆應繩墨一月之行去之如始至勞費而徒為飾好何也袁子曰蜀人輕脫亮故堅用之曰何以明其然也袁子曰亮治實而不治名志大而所欲遠非求所速者也又或問亮好治官府次舍橋梁道路此非急務何也袁子曰小國賢才故欲其尊嚴也亮之治蜀田疇辟倉少

廩實器械利蓄積饒朝會不譴路無醉人夫本立故末治有餘力而後及小事此所以勸其功也

竹頭木屑悉令舉掌

竹頭木屑曾無弃遺

晉書陶侃為荊州時造船木屑及竹頭悉令舉掌之咸不解取以後正會積雪始晴廳事前餘雪猶濕於是以屑布地及桓溫伐蜀又以侃所貯竹頭作丁裝船其綜理微密皆此類也

舊唐書王鐔長於部額程作有法軍州所用竹木其餘碎屑無所棄皆復為用史臣補鐔曰竹頭木屑曾無棄遺作事有程儉而足用



蒲博必得  
履屐亦得

世說桓公將伐蜀諸賢以為未易克惟劉尹云伊必能克蜀觀其蒲博不必得則不為

晉書謝玄傳于時苻堅強盛朝廷求文武良將安以玄應舉却超知必不負時咸以為不然超曰吾嘗与玄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履屐間亦得其任所以知之

翰攻墨守

諸攻却守

墨子曰公翰盤一作般為雲梯以攻宋子墨子解帶為城以牒為械公翰盤九設攻城之機變子墨子九距之公

翰盤之攻械盡子墨子之守圍有餘公翰盤詰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吾不言楚王問其故子墨子曰公翰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圍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矣

魏畧將軍却昭築陳倉城會諸葛亮至圍昭不速拔昭為人雄壯少入軍為部曲督數有戰功為雜號將軍遂鎮守河西十餘年民夷畏服亮圍陳倉使昭鄉人靳詳于城外遙說之昭却曰我識卿兩箭不識也詳乃去亮自以有衆數萬而昭兵總千餘人又度東救未能便到



乃進兵攻昭起雲梯衝車以臨城昭於是以火箭逆射其雲梯梯然梯上人皆燒死昭又以繩連石磨壓其衝車衝車折亮乃更為井闌百尺以射城中以土瓦填塹欲直攀城昭又于內築重牆亮又為穴欲踊出于城裏昭又于城內穿地橫截之晝夜相攻拒二十餘日亮無計救至引退詔嘉昭善守賜爵列侯及還帝引見慰勞顧謂中書令孫資曰卿鄉里乃有兩曹快人為將灼如朕復何憂乎

墨子解帶為城以牒為械距公輸之攻見上

即基削木為箭剪紙為羽解明徹之圍

北史梁將吳明徹攻圍海西即基固守乃至削木為箭

剪紙為羽圍解還朝僕射楊愔迎勞之曰卿本文吏遂有武略削木箭紙皆無故事班墨之思何以相過

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

楚莊圍宋盡七日之糧

左傳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謀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又韓非子晉文公攻原裹十日糧遂與大夫期十日至原十日而原不下擊金而退罷兵而去士有從原中出者曰原三日即下矣群臣左右諫曰夫原之食竭力盡矣君姑待之公曰吾與士期十日不去是亡吾信也得原失



信吾不為也。遂罷兵而出。原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歸乎？乃降。衛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從乎？乃降。公。孔子聞而記之曰：攻原得衛者信也。

韓詩外傳：楚莊王圍宋，有七日之糧。曰：盡此而不尅，將去而歸。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圍而窺宋城。宋使華元乘圍而應之。子反曰：子之國何若也？華元曰：備矣。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子反曰：噫，甚矣！憊雖然，吾聞圍者之國，箝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今何？吾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君子見人之困，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困，則幸之。吾望見吾子，似于君子，是以情也。子反曰：諾。子其勉之矣。吾軍有七日糧，爾揖而去。子反告莊王，莊王曰：雖然，吾

子今得此而歸，爾子反曰：王請處此，臣請歸耳。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乎？此吾將從子而歸，遂師而歸。君子善其平已也。華元以誠告子反，得以解圍，全二國之命。

翦此而朝食  
破之然後食

左傳：師陳於鞏，卻夏御齊侯，逢牛父為右，晉解張御卻克，鄭丘緩為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卻克傷于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



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此此  
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何  
探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  
抱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筆不  
注

後漢賈復從擊青犢于射犬大戰至日中賊陳堅不卻  
光武傳召復曰吏士皆飢可且朝飯復曰先破然後食  
耳于是被羽先登所向皆靡賊乃敗走諸軍感服其勇  
舟中指可掬  
城上鏃可拾

左傳邲之戰楚人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為鼓于軍中曰

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又獻  
帝紀天子走陝北渡河使李樂具船天子步行趨河岸  
岸高不得下董承等謀欲以馬羈相續以繫帝腰時中  
宮僕伏德扶中宮一手持十足絢乃敢德絹連續為輦  
行軍校尉尚弘多力令弘居前負帝乃得下登船其餘  
不得渡者甚衆復遣船收諸不得渡者皆爭攀船上  
人以刃櫟斷其指舟中之指可掬  
唐書李愬以精騎夜襲蔡州垣人之戍者不知也明日  
燒其門民相率抱薪增火王師縱射城上鏃可拾也  
王翦度用伐荆兵數  
奉世度用破羌兵數



史記秦始皇問李信吾欲攻取荆于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用二十萬人始皇問王翦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李將軍果勢壯勇其言是也遂使李信及蒙恬將二十萬南伐荆荆人大破李信軍入兩壁殺七都尉始皇聞之大怒自馳如潁陽見謝王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為聽將軍謀耳于是王翦將兵六十萬人代李信擊荆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秦王翦至堅壁而守之荆數挑戰而秦不出乃引而東翦因舉兵追之令壯士擊大破荆軍

漢書馮奉世言于宣帝曰羌虜近在境內背畔不以時

誅亡以威制遠蠻臣願帥師討之上問用兵之數對曰反虜無慮三萬人法當倍用六萬人然羌戎弓矛之兵耳器不犀利可用四萬人一月足以決丞相御史兩將軍皆以為民方收斂時未可多發萬人屯守之且足奉世曰少發師而曠日與一舉而疾決利害相萬也固爭之不能得有詔益二千人于是遣奉世將萬二千人以將屯為名前軍到降同阪先遣校尉在前與羌爭地利又別遣校尉救民于廣陽谷羌虜盛多皆為所破殺兩校尉奉世具上地形部衆多少之計願益三萬六千人乃足以決事書奏天子大為發兵六萬餘人十月兵畢至隴西十一月並進羌虜大破斬首數千級餘皆走出



塞

樊噲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  
臧宮願得五千衆立功匈奴中

漢書單于嘗為書嫚呂太后太后怒召諸將議之上將  
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呂太  
后以噲言為然季布曰樊噲可斬也夫以高帝兵三十  
萬困於平城噲時亦在其中今噲柰何以十萬衆橫行  
匈奴中面謾且秦以事胡陳勝等起欲搖動天下是時  
殿上皆恐太后罷朝不得議擊匈奴事

後漢書臧宮以謹信質樸故常見任用後匈奴饑疫自  
相分爭帝以問宮宮曰願得五千騎以立功帝笑曰常

勝之家難以慮敵吾方自思之

李將軍不立部曲

史萬歲不修營伍

漢書程不識故与李廣俱以邊太守將屯及出擊胡而  
廣行無部曲行陳就善水草頓舍人人自便不擊刁斗  
自衛莫府省文書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  
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自便不識  
為之死我軍雖煩擾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  
程不識為名將然匈奴畏廣士卒多樂從而苦程不識  
北史史萬歲不修營伍令士卒各隨所安無警夜之備



虜亦不敢犯臨陣對敵應變無方

立幟壁中見者以為趙將破  
舉幟城上見者以為唐兵登

漢書韓信背水之戰信出奇兵二千騎者候趙空壁逐利即馳入趙壁皆拔趙旗幟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能得信張耳等欲還歸壁皆漢赤幟大驚以漢為皆已破趙王將矣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弗能禁于是漢兵夾擊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泚水上禽趙王歇

舊唐書太宗臨白崖城西北城主孫伐音潛遣使降請曰臣已願降其中有貳者詔賜以旗幟曰必降建之城上伐音舉幟于城上高麗以為唐兵登也乃悉從

亞夫堅臥不起

吳漢堅臥不動

漢書吳方攻梁急請救周亞夫引兵東北走昌邑深壁而守梁王使請亞夫亞夫守便宜不往梁上書言景帝景帝詔使救梁亞夫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弓高侯等絕吳楚兵後食道吳楚兵乏糧饑欲退數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于帳下亞夫堅臥不起頃之復定吳奔壁東南陬亞夫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楚既餓廼引而去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吳王濞

後漢書吳漢率建威大將軍耿弇漢中將軍王常等擊



富平獲索二賊于平原明年春賊率五萬餘人夜攻瀆  
營軍中驚亂瀆堅臥不動有頃乃定即夜發精兵出營  
突擊大破其衆

公孫以杖擊地

元英以杖擊地

後漢書公孫述初聞瀆兵在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岑  
歎至武陽繞出近岑軍後蜀地震駭述大驚以杖擊地  
曰是何神也

南史魏中山王元英攻北徐別圍刺史昌義之于鍾離  
衆兵百萬連城四十餘武帝遣征北將軍曹景宗拒之  
次邵雍陽郡築壘相守未敢進帝怒詔常叡會焉叡旬日

而至邵陽于景宗營前二十里夜掘長塹樹麻角截洲  
為城比曉而營立元英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

八月而到庸城

九月而到牙城

晉宣帝紀帝潛軍討孟達八月到其城下達告庾亮曰  
吾舉事八日而兵到城下何其神速也上庸城三面阻  
水帝渡水破其柵八道攻之斬達首

又王凌詐言吳人塞涂水請發兵以討之帝潛知其計  
不聽自帥中軍汎舟沿流九月而到牙城

乘霧襲突厥

乘雪襲蔡州



舊唐書蘇定方為匡道府折衝隨李靖襲突厥頡利于  
磧口靖使定方率二百騎為前鋒乘霧而行去賊一里  
許忽然霧歇望見牙帳馳掩殺數十百人頡利及隋公  
主狼狽散走

又李愬襲蔡州是日陰晦雨雪士卒苦寒初至張柴諸  
將請所止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也諸將失色自張柴  
行七十里比至懸瓠城夜半雪愈甚近城有鷲鴨池愬  
令驚擊之以雜其聲賊恃吳房朗山之固晏然無一人  
知者李祐李忠義坎墻而先登敢銳者從之盡殺守門  
卒而登其門留擊柝者黎明雪亦止愬入止元濟外宅  
蔡吏告元濟曰城已陷矣元濟曰是洄曲子弟歸求寒

衣耳俄聞愬軍號令將士云常侍傳語乃曰何常侍乃  
至於此田進誠焚子城南門元濟城上請罪進誠梯而  
下之乃檻送京師

流梯  
投梯

于寶晉紀王濬治船于蜀吾友取其流梯以呈孫皓曰  
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終不敢渡江  
皓弗從

陳後主紀後主荒于酒色不恤政事隋文帝謂僕射高  
頴曰我為百姓父母豈可限一衣帶水不拯之手命大  
作戰船人請密之隋文帝曰吾將顯行天誅何密之有



使投梯于江，若彼能改，吾又何求。

投鞭

折杖

載記苻堅入寇，有諫之者，堅曰：以吾之衆旅，投鞭于江，足斷其流。

又苻登聞姚萇死，喜曰：姚興小兒，吾當折杖以笞之。

燧象

火牛

左傳：吳師五戰及郢，已卯，楚子取其妹季芊，畀我以出。

杜注：世族譜：季芊，早我，皆平王女。涉，雅。杜注：雅水出新城，昌魏縣東南也。服曰：早我，季芊之字，未知孰是。是楚王西走，鍼尹固与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師。

杜注：燒火燧，繫象尾，便赴吳師，驚却之。

史記：田單被圍，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為絳繒衣，畫以五采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于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勢怒而奔，燕軍燕軍夜驚，所觸盡死傷。

乘象而戰

乘騾以戰

舊唐書：林邑國以藤為甲，以竹為弓，乘象而戰。王出則列象千頭，馬四百匹，分為前後。又真臘國有戰象五千頭，尤好者飼以飯肉，与隣國戰，則象隊在前，于背上以木作樓，上有四人，皆持弓箭。又波斯國乘象而戰。



每一象戰士五百人，有敗衄者，則盡殺。

新唐書：吳少誠為申蔡光等，刈節度地，少馬，乘騾以戰。魏騾子軍，尤悍銳，甲皆畫雷公星文，以厭勝。詛詈王師，鬪艦入草，油灌其中。

小船載草，灌之以膏。

吳志：時劉備以曹公所破，欲引南渡江，與魯肅遇於當陽，遂共圖計。因進住夏口，遣諸葛亮詣孫權，遂遣瑜及程普等與備并力。逆曹公，遇于赤壁。時曹公軍衆已有疾病，初一交戰，公軍敗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岬，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然觀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鬪艦數十艘，實以

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惟幕。上建牙旗，先書報曹公，欺以欲降。又豫備走舸，各繫大船後。因引次俱前，曹公軍吏士皆延頸觀望，指言蓋降。蓋放諸船同時發火，時風盛猛，悉延燒岸上營落，頃之煙炎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軍遂敗退，還保南郡。

南史：韋叡與魏人戰，魏人先于邵陽洲兩岬為兩橋，樹柵數百步，跨淮通道。叡裝大艦，使梁郡太守馮道根廬江太守裴邃、秦郡太守李文釗等為水軍，會淮水暴長，叡即遣之。鬪艦競發，皆臨賊壘，以小船載草灌之以膏，縱火焚其橋，風怒火盛，敢死之士拔柵，斷橋水又漂疾，倏忽之間，橋柵盡壞，道根等皆身皆搏戰，軍人奮勇呼。



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魏人大潰元英脫身遁走魏軍趨水死者十餘萬斬首亦如之其餘釋甲稽顙乞為囚奴猶數十萬敵遣報昌義之義之且悲且喜不暇答但叫曰更生更生帝遣中書郎周捨勞軍于淮上敵積所獲于軍門捨觀之謂敵曰君此獲復與熊耳山等矣數百里內皆有火光數百里中皆為渡勢

北史雍州刺史蕭瑒演據州反長孫承業討之楊侃請為前驅承業從之令其子子產等領騎與侃會于恒農北度便據石錐壁乃班告曰今且停軍于此以待步卒兼觀人情向背若送降名者各自還村候臺軍舉三烽

火各亦應之以明降款其無應烽即是不降之村理須殄戮人遂相傳告報實未降者亦詐舉烽一宿之間火光遍數百里內圍城之寇不測所以各自散歸又元顥令梁將陳慶之守北中城自據南岸爾朱榮將為還計欲更圖後舉楊侃曰若今即還人情失望未若召發人材唯多縛筏間以舟楫沿河廣布令數百里中皆為渡勢顥知防何處一旦得渡必立大功榮大笑從之于是爾朱兆等于馬渚諸揚南渡顥便南走

沙城一夕而成  
疑城一夕而成

曹瞒傳曰時公軍每渡渭輒為馬超騎所衝突營不得



立地又多沙不可築壘。婁子伯說公曰：今天寒可起沙為城，以水灌之，可一夜而成。公從之，乃多作縑囊以運水。夜渡兵作城，比明城立。由是公軍盡得渡渭。或疑于時九月水未應凍。

干寶晉紀：魏文帝之在廣陵，吳人大駭，乃臨江為疑城，自石頭至于江，乘車以木楨，衣以葦席，加采飾焉。一夕而成。

起沙為城

見上

伐柳為城

北史太武征蠕蠕，司馬楚之與濟陰公盧中山等督運以繼大軍，特鎮北將軍封咨亡入蠕蠕，說令擊楚之，以絕糧運。蠕蠕乃遣覘楚之軍，截驢耳而去。有告失驢耳者，楚之曰：必覘賊截之為驗耳。賊將至矣，乃伐柳為城，灌水令凍，城立而賊至，不可攻，逼乃走散。

造遼水橋二日而就

制六合城比明而畢

北史隋工部尚書宇文愷造遼水橋不成，師未得濟。左屯衛大將軍麥鐵杖因而遇害。帝遣何稠造橋二日而就。

又隋何稠初制行殿及六合城，至是帝於遼左與賊相對，夜中施之。其城周迴八里，城及女垣合高十仞，上布甲士立仗，建旗四隅，置闕面列一觀，下三门，比明而



畢高廉望見謂若神功

六旬而就

一夕而成

見上

唐景雲三年朔方總管張仁愿于河北築三受降城絕虜南寇凡六旬而三城就

麻角為營

麻角為城

晉惠帝起吾注王浚追石超軍于斤丘超持重不與戰以麻角為營

南史魏中山王元英攻北徐州圍刺史昌義之于鍾離衆兵百萬連城四十餘梁武帝遣征北將軍曹景宗拒

之次劄陽洲築壘相守未敢進帝怒詔常叡會焉賜以龍環御刀曰諸將有不用命者斬之敵自合肥徑陰陵大澤過澗谷輒飛橋以濟師人畏魏軍盛多勸叡緩行叡曰鍾離今鑿穴而處負戶而汲車馳卒奔猶恐其後而况緩乎旬日而至劄陽初帝敕景宗曰常叡卿卿望宜善敬之景宗見敵甚謹帝聞曰二將和師必濟矣叡于景宗營前二十里夜掘長塹樹麻角截洲為城比曉而營立元英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

依馬跡以築城

依龜行以築城

搜神記昔秦人築城于武周塞內以備胡將成而崩者



數矣有馬馳走周旋反覆父老異之因依馬跡以築城  
城乃不崩遂以名焉

寰宇紀張儀築成都城之屢壞不能立忽有大龜周旋  
行走巫言依龜行處築之城乃得立所掘處成大池龜  
乃復入于中龜每出則州境有賊刺史或病

燒鹿角

拔鹿角

魏志夏侯淵拜征西將軍劉備軍陽平閔淵率諸將拒  
之相守連年次年正月備夜燒圍鹿角淵使張郃護東  
圍自將輕兵護南圍備挑郃戰郃軍不利淵分所將兵  
半助郃為備所襲

江表傳曹公出濡須臨江飲馬孫權率衆應之使牙寧  
領三千人為前都督權密勅寧使夜入魏軍寧乃選手  
下健兒百餘人徑詣曹公營使拔鹿角踰壘入營斬數  
十騎北軍驚駭鼓噪举火如星寧已還入營作鼓吹稱  
萬歲

策馬糞而飲

刺馬血而飲

後漢匈奴圍耿恭于疏勒城遂于城下擁絕澗水恭于  
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策馬糞而飲之  
北史竇榮定為行軍元帥率總管出涼州與虜戰高越  
原兩軍相持地無水土卒渴甚至刺馬血而飲死者十



二三采定仰天太息俄而澍兩軍復振

蜀遺中帼

魏遺中帼

晉書宣帝紀諸葛亮數挑戰帝不出因遣帝中帼婦人之飾帝怒表請決戰天子不許乃遣骨韃臣衛尉辛毗杖節為軍師以制之又舊唐書杜伏威兵威稍盛陳稜以精兵八千討之稜不敢戰伏威遣稜婦人之服以激怒之并致書號為陳姥

南史梁宗至臨川靜惠王宏武帝詔宏都督諸軍侵魏宏以帝之介弟所領器械精新軍容甚盛北人以為百數十年所未之有軍次洛口前軍剋梁城宏部分乖方

多違朝制諸將欲乘勝深入宏聞魏援近畏懦不敢進

魏人知其不武遺以中帼

一軍獨全

兩軍獨全

晉書初該言堅不出項群臣勸苻堅停項為六軍聲援堅不從故敗諸軍悉潰惟慕容垂一軍獨全

舊唐書乾元二年王思禮領關內及潞府行營步卒三

萬馬軍八千大軍潰唯思禮与李光弼兩軍獨全

何為斬壯士

柰何殺壯士

史記韓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為連敖坐法當斬其輩



十三人皆已斬次及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為斬壯士滕公竒其言壯其貌釋而不斬與語大說之

南史周鐵武語音倉重齋力過人便馬槊事梁河東王蕭譽以勇敢聞及王僧辨討譽于陣獲之將烹焉鐵武呼曰侯景未滅柰何殺壯士僧辨竒其言宥之

馬援據鞍顧盼  
源懷據鞍執稍

後漢書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五溪蠻夷深入軍沒馬援因復請行時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尚能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

笑曰矍鑠哉是翁

北史正始中有告蠕蠕率十二萬六道並進詔源懷北征賜馬一匹細鎧一具御稍一牧懷拜受既訖乃于其庭跨鞍執稍躍馬大呼顧謂賓客曰氣力雖衰尚得如此蠕蠕雖畏壯輕老我亦未便可欺今奉朝勝之規總驍悍之衆足以擒其酋帥獻俘闕下耳

許褚瞑目盼起

典常舉斧目繡

魏志太祖與韓遂馬超等單馬會語左右皆不得從唯將許褚超負其力陰欲前突太祖素聞褚勇疑從騎是褚乃問太祖曰聞有虎侯者安在太祖顧指褚瞑目



盼之起不敢動軍中以褚力如虎而癡故號曰虎癡是以起問虎侯至今天下稱焉又典常好持大雙戟與長刀等軍中為之語曰帳下壯士有典君提一雙戟八十斤太祖征荊州至宛張繡迎降太祖甚悅延繡及其將帥置酒高會太祖行酒典常持太斧之後刃徑尺太祖所至之前常輒舉斧目之竟酒繡及其將帥莫敢仰視

趙子龍大鬧營門

馮道根命閉城門

趙雲別傳曹公軍追至圍此時沔陽長張翼在雲圍內翼欲閉門拒守而雲入營更大閉門偃旗息鼓公軍疑雲有伏兵引去雲擂鼓震天惟以戎弩于後射公軍公軍驚駭自相蹂踐墮溝水中死者甚多先主明旦自來至雲營圍視昨戰處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作樂飲宴至曉軍中號雲為虎威將軍

南史馮道根為南梁太守領阜陵城戍初到阜陵修城墮遠斥堠如敵將至者衆頗笑之道根曰怯防勇戰此之謂也修城未畢魏將党法宗傳豎眼率衆二萬奄至城下道根墜壘未固城中衆少莫不失色道根命閉城門緩服登城選精銳二百人出與魏軍戰敗之魏軍因退

子龍一身都是膽

見上



王雅舉身悉是膽

北史王雅周文時從戰芒山時大軍未利諸將皆退雅獨拒之敵人見其無繼步騎競進雅左右奮擊斬九級敵衆稍退雅乃還周文歎曰王雅舉身悉是膽也

刺蚊數創

截蚊數段

志怪錄義興郡溪渚長橋下有蒼蚊吞噉人周處執劍橋側伺久之遇出於是懸自橋上投下蚊背而刺蚊數創流血荆溪自郡渚至太湖句浦乃死晉書襄陽城北沔水中有蚊常為人害鄧遐遂拔劍入水蚊繞其足遐揮劍截蚊數段而出

兩蚊繞船

兩龍載舟

呂氏春秋曰荆有飲飛者得寶劍涉江至中流有兩蚊繞其船飲飛拔寶劍赴江刺蚊殺之而舟中之人皆活荆王聞之仕以執珪

子羽擊兩蚊

留丘殺三蚊

博物志澹臺子羽贖千金之璧渡河河伯欲之陽侯波起兩蚊夾船子羽左操璧右操劍擊蚊皆死既濟三投



璧于河，河伯三躍而歸之，子羽毀璧而去。  
韓詩外傳：東海有勇士曰蓄丘，訖以勇猛聞于天下。遇神淵，曰：飲馬，其僕曰：飲馬于此者，馬必死。曰：以訖之言飲之，其馬果沉。蓄丘訖去，朝服拔劍而入。三日三夜，殺三蛟，一龍而出。雷神隨而擊之，十日十夜，眇其左目。  
東胃距踊  
截腸後戰

左傳：魏擊傷于胃，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擊東胃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乃舍之。

獨異志：欽樂与宇文護戰，時樂飲酒乘醉，深入被刺，肝

腸俱出，內之不盡，截去，復入戰，護兵遂敗，相枕籍死者

三萬餘人

北史亦載

伏發，嘔血，鼓音不衰。

舉裒流血，呵進不止。

左傳：鐵之戰，簡子曰：我伏發，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

東觀漢記：祭遵為征虜將軍，南擊蠻賊，合戰中弩矢入口，洞出，舉裒掩口，血流裒中，衆見遵傷，却退。遵呵吏士，更士進戰，皆一人擊，十大破之。

胡景略一怒，齒皆流血。

張睢陽每戰，齧齒皆碎。



南史胡景略一怒自齧其齒、皆流血

舊唐書張巡神氣慷慨每與賊戰大呼誓師背裂血流齒牙皆碎城將陷西向再拜曰臣智勇俱竭不能成邊強寇保守孤城臣雖為鬼誓與賊為厲以答明恩及城陷尹子奇謂巡曰聞君每戰背裂嚼齒皆碎何至此耶巡曰吾欲氣吞逆賊但力不遂耳子奇以大刀剔巡口視其齒存者不過三數巡大罵曰我為君父義死爾附逆賊犬彘也安能久哉

熊渠子見寢石以為虎射之沒金  
養由基見寢石以為兕射之飲羽

韓詩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為伏虎彎弓而射之沒

金飲羽下視知其為石 論衡或言李廣便是熊渠未詳是否

論衡養由基見寢石以為兕也射之矢飲羽

漢李將軍見石以為虎而射之

周李將軍見石以為兔而射之

史記李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鏃視之石也因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

北史周李遠嘗獵于莎柵見石于叢薄中以為伏兔射之鏃入寸餘視之乃石周文聞而異之賜書曰昔李將軍親有此事公今復爾可謂世載其德矣

七札皆徹



五甲洞貫

左傳潘阝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  
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于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  
射死藝

舊唐書薛仁貴領兵擊九姓突厥于天山將行高宗內  
出甲令仁貴試之上曰古之善射有穿十札者卿且射  
五重仁貴射而洞之高宗大驚更取堅甲以賜之

一矢復命

三箭悞虜

左傳晉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于泥占之曰姬姓月也  
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于泥亦必死矣及

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  
伏殺以一矢復命

唐書高宗時薛仁貴領兵擊九姓于天山時九姓有衆  
十餘萬令驍健數十人逆來挑戰薛仁貴發三矢射殺  
三人餘一時下馬請降仁貴恐為後患並坑殺之更就  
磧北安撫餘衆擒其將葉護兄弟三人而還軍中歌曰  
將軍三箭定天山戰士長歌入漢關九姓自此衰弱不  
復更為邊患

魯肅植首

呂蒙持楯

吳書魯肅體貌魁竒少有壯節好為竒計乃命其屬曰



中國失綱，寇賊橫暴，淮泗間非遺種之地。吾聞江東沃野萬里，民富兵彊，可以避害。寧肯相隨，俱至樂土，以觀時變乎？其屬皆民，乃使細弱在前，強壯在後，男女三百餘人，行州追騎，至蒲等徐行，勒兵持滿，謂之卿等。丈曰：夫當解大數，今日天下兵亂，有功弗賞，不追無罰，何為相逼乎？又自植盾，引弓射之，矢皆洞貫。騎既嘉蒲言，度不能制，乃相率還。

又凌統怨甘寧殺其父操，寧嘗備統，不與相見。孫權亦命統不得讐之，嘗於呂蒙舍會酒酣，統乃以刀舞，寧起曰：寧能雙戟舞，蒙曰：寧雖能，未若蒙之巧也。因操刀持楯，以身分之後，權知統意，因令寧將兵，遂徙屯于半州。

奪稍

折槊

舊唐書尉遲敬德善解避稍，每單騎入賊陣，賊稍攢刺，終不能傷，又能奪取賊稍，還以刺之。齊王元吉亦善馬，稍欲親自試，命去稍刃，以竿相刺。敬德曰：縱使加刃，終不能傷，請勿除之。敬德稍謹，當却刃。元吉終不能中。太宗問曰：奪稍避稍，何者？難易對曰：奪稍難，乃命敬德奪元吉稍。元吉執稍躍馬，志在刺之。敬德俄項三奪，其稍又程知節為王世充騎所逐，刺槊洞過，知節迴身，揆折其槊，兼斬獲追者。

跳高六尺



距躍三丈

南史周文育年十一能反覆游水中數里跳高六尺與群兒聚戲衆莫能及

又黃法甌少勁捷有膽力日步行二百里能距躍三丈出入州郡中為鄉里所憚

府州諡康祖其夕在京

朝士見鐵杖每旦恒在

南史劉康祖便弓馬膂力絕人以浮蕩捕酒為事每犯法為郡縣所錄輒越屋踰墻莫之能禽夜入人家為有司所圍突圍去並莫敢追因夜還京口半夕便至明旦守門詣府州要職俄而建康移書錄之府州執事者並

諡康祖其夕在京遂得無恙

北史麥鐵杖少驍勇有膂力日行五百里陳大建中結聚為群盜廣州刺史歐陽頔俘之以獻沒為官戶配執御織每罷朝後行百餘里夜至南徐州踰城而入行火光劫盜且還及牙時仍又執織如此者十餘度物主識之州以狀奏朝士見鐵杖每旦恒在弗之信後南徐州數告變尚書蔡徵曰此可驗矣於仗下時購以百金求人送詔書與南徐州刺史鐵杖出應募資敕而往明旦及奏事帝曰信然為盜明矣惜其勇捷誠而釋之

賈勇

習勇



左傳晉卻克及齊侯戰于鞏齊高固入晉師築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素本馬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又隨書周武帝勞宇文慶曰卿餘勇可以賈人也

九州春秋建安六年劉表攻西鄂西鄂長杜子緒帥縣男女嬰城而守時南陽功曹栢孝長亦在城中聞兵攻聲恐懼入室閉戶牽被覆頭相攻半日稍敢出面其明側立而聽二日往出戶問消息至四五日乃更負楯親鬪語子緒曰勇可習也

項籍力扛鼎

高渙力扛鼎

漢書項籍長八尺二寸力扛鼎才氣過人又廣陵厲王胥壯大好倡樂逸遊力扛鼎空手縛熊羆猛獸北史齊上黨剛肅王渙力能扛鼎材武絕倫每謂左右曰人不可無學但要為博士耳

刮骨療毒

開肉鋸骨

蜀志關羽嘗為流矢所中貫其左臂後創雖愈每至陰雨骨常疼痛醫曰矢鏃有毒入于骨當破臂作創刮骨去毒然後此患乃除耳羽便伸臂令醫劈之時羽適請諸將飲食相對臂血流離盈于槃器而羽割炙引酒言咲自若



南史長孫子茂少嘗墜馬折臂肘上骨起寸餘乃命用肉鋸骨流血數升言戲自若末年石發舉體生瘡雖親戚兄弟以為惡疾子茂曰惡疾如此難以自明世無良醫吾其死矣嘗聞惡疾蝮蛇螫之不痛試為求之當令兄弟知我乃於南出得蛇以股觸之痛楚號叫俄而腫死文帝聞之慟哭曰失我良將 五代史長從簡嘗中流矢鏃入髀骨命工取之工無良藥欲鑿其骨人皆以為不可從簡遽使鑿之工遲疑不忍下從簡叱工亟鑿左右視者皆若不勝其毒而從簡言笑自若

魏文奮勇絕人

晉文奮以勇聞

魏志文欽中子倣小字奮年尚幼勇力絕人

晉書段正碑弟文奮常為石季龍所遮文奮以其親兵數百人力戰破之始得入城季龍復抄城下文奮登城臨見欲出擊之正碑不許文奮曰我以勇聞故百姓仗我見人被略而不救非丈夫也令衆失望誰復為我致死乎遂將壯士數十騎出戰殺胡甚多

開四斛弓

彎五斛弓

南史魚復侯子響勇力絕人開弓四斛力數在園池中帖騎馳走竹樹下身不虧傷

又晉安王子懋甚驍果能反手于臂彎五斛弓當世莫



能有者

持大棒前驅

持大棒衝擊

舊唐書高仙芝与大食國戰敗奔逸路隘人馬魚貫而奔會跋汗那兵衆先奔人及馳馬塞路不克過李嗣業持大棒前驅擊之人馬應手俱斃胡等退路閉仙芝獲免

又祿山反兩京陷上在靈武認李嗣業赴行在嗣業自安西統衆萬里威令肅然所過郡縣秋毫不犯至鳳翔謁見上曰今日得卿勝數萬衆事之濟否實在卿也遂与郭子儀僕固懷恩等常擣角為先鋒將嗣業每持大

棒衝擊賊衆披靡所向無敵

執長刀當陣而呼  
挾二矛策馬而渡

舊唐書賊將李歸仁初以銳師數來挑戰我師攢矢而逐之賊軍大至逼我追騎突入我營我師鬩亂嗣業謂郭子儀曰今日之事若不以身啖寇決戰于陣萬死而冀其一生則我軍無子遺矣嗣業乃脫衣徒搏執長刀立於陣前大呼當嗣業刀者人馬俱碎殺十數人陣容方駐前軍之士盡執長刀而出如墻而進嗣業先登奮命所向摧靡

又史思明攻河陽使驍將刘龍仙率鐵騎五十臨城挑



戰龍仙捷勇自恃舉右足加馬鬣上慢罵李光弼光弼  
登城望顧諸將曰孰可執者僕固懷恩請行光弼曰此  
非大將所為歷選其次左右曰白孝德可光弼乃招孝  
德前問曰可乎曰可光弼問所要幾何兵孝德曰可獨  
往耳光弼壯之終問所欲對曰願選五十騎於軍門為  
繼兼請大將軍鼓譟以增氣聲他無所用光弼撫其背  
以遣之孝德挾二矛策馬截流而渡半濟懷恩賀曰尅  
矣光弼曰未及何知其克懷恩曰觀其攬跋便辟可萬  
全者龍仙見其獨來甚易之足不降鬣稍近將動孝德  
搖手示之若使其不動龍仙不之測乃止孝德呼曰侍  
中使余致辭非他也龍仙去十步与之言藝罵如初孝

德息馬伺便因嗔目曰賊識我乎龍仙曰誰耶曰我國  
之大將白孝德也龍仙曰是何猪狗孝德發聲虓噉持  
矛躍馬而搏之城上鼓譟五十騎繼近龍仙矢不暇發  
環走堤上孝德追及斬首攜之而歸

執石人相擊

挾石獅踰牆

南史泗橋有數尺人長八尺犬十圍羊侃執以相擊悉  
皆破碎

北史東魏孝靜帝力能挾石獅子以踰牆

以手扶殿波指

以掌拓地倒行 見肉飛仙下



南史魏帝謂羊侃曰。即官謂卿為虎。豈羊質虎皮乎。試作虎狀。侃因伏以手扶殿。沒指。魏帝壯之。賜以珠劍。

杜彪

程彪

南史杜彪。膂力絕人。使馬善射。一日中戰七八合。所佩霜明朱弓。四石餘力。班絲纏稍長二丈五。同心敢死士百七十人。每出殺傷數百人。敵人憚之。號為杜彪。又程文季。臨事謹飾。御下嚴肅。前後所剋城壘。率皆逐水為堰。土木之功。動踰十萬。置陣役人。文季必先於諸將。夜則早起。迄暮不休。軍士莫不服其勤幹。每戰為前鋒。齊軍深憚之。謂為程彪。

著翅人

鐵猛獸

肉飛仙

北史韓果窮討稽胡。散其種落。胡憚果勁勇。趨捷。號為著翅人。周文聞之。笑曰。著翅之名。寧減飛將。又沈光少驍捷。善戲馬。為天下最初建禪定寺。其中幡竿高十餘丈。通值繩絕。非人力所及。光謂僧曰。當相為上繩。諸僧驚喜。光因取索口銜之。拍竿而上。直至龍頭。繫繩畢。手足皆放。透空而下。以掌拓地。倒行十餘步。觀者駭悅。無不嘖異。時人號為肉飛仙。光從帝攻遼東。以衝梯擊城。竿長十五丈。光升其端。臨城與賊戰。短兵接敵。殺傷十數人。賊競擊而墜。未及地。適遇竿有垂絙。光



接而復上，帝望見壯而異之。

又蔡祐與齊神武遇於芒山，祐時著明光鐵鎧，所向無敵。齊人咸曰：「此鐵猛獸也，皆避之。」

楊大眼勇冠六軍。

傅豎眼頻致九捷。

北史楊大眼為統軍，從車駕征宛葉，襁鄧九江，鍾離之間，所經戰陣，莫不勇冠六軍。

又傅豎眼為益州刺史，既出梁州，梁軍所在拒塞。豎眼三月中轉戰二百餘里，甲不出身，頻致九捷。

元禮曰：「喚何物？」

思禮曰：「喚何物？」

舊唐書李光弼命荔非元禮出勁卒于平馬城以拒賊。元禮俟柵閉，率其勇敢出戰，一逼賊軍退走數百步。元禮料敵陣堅，雖出入馳突，不足破賊。收軍稍退，以怠其寇而攻之。光弼望見收軍，大怒，使人喚元禮，欲按軍令。元禮曰：「戰正忙，喚作何物？」良久，令軍中鼓譟出柵門，徒搏齊進，賊大潰。

又王思禮從哥舒翰征九曲，思禮後期欲引斬之，續使命釋之。思禮徐言曰：「斬則斬，却喚何物？」諸將皆壯之。

壞汝長城

是我金城

南史檀道濟見收，憤怒氣盛，目光如炬。俄爾間引飲一



斛乃脫幘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

北史齊文宣嘗登并州童子佛寺望并州城曰此何等城或曰金城湯池天府之國帝云我謂唐豈是金城此非也

賈雍失頭上馬還營

敬定喪元騎馬荷戈

成買斬首據鞍還營

錄異傳潰武時蒼梧賈雍為豫章太守出界討賊為賊所殺失頭雍上馬還營

南史魏攻淮陽齊高帝遣軍主成買戍角城薛于王儉曰今段之行必以死報衡門蓬戶不朱斯白儉問故答曰若不殺賊便為賊殺弱息不為世子便為孝子孝子

則門加素壘世子則門施丹楮及買與魏戰死首見斬猶尸據鞍奔還軍然後僵

錄異傳花敬定平寇單騎鏖戰已喪其元猶騎馬荷戈

呼桓石夏來以愈癩疾

呼楊大眼至以止兒啼

晉書桓石夏有才幹趨捷絕倫威震敵人時有患癩疾者謂曰桓石夏來以怖之病者立愈

後魏楊大眼少有膽氣跳走如飛淮泗之間童兒啼者恐之云楊大眼至無不立止又劉胡本以面坳黑似故故名為越騎校尉蠻畏之小兒啼語云劉胡來便止



駢志卷之十

一集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戊部下

張平子造地動義

陶弘景造渾天象

後漢書張衡字平子造候風地動儀以精銅鑄成員徑八尺合蓋隆起形似酒尊飾以篆文山龜鳥獸之形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閔發機外有八龍首銜銅丸下有蟾蜍張口承之其牙機巧制皆隱在尊中覆蓋周密無際如有地動尊則振龍機發吐丸而蟾蜍銜之振聲激揚伺者因此覺知雖一龍發機而七首不動尋其方面



乃知震之所在驗之以事合契若神自書典所記未之有也嘗一龍機發而地不覺動京師學者咸怪其無徵後數日驛至果地震隴西于是皆服其妙

南史陶弘景造渾天象高三尺許地居中央天轉而地不動以機動之悉与天相會云又舊唐書李淳風造渾天儀其制以銅為之表裏三重下據準基狀如十字末樹鼈足以張四表焉第一儀名曰六合儀有天經雙規渾緯規金常規相結于四極之內備二十八宿十干十二辰經緯三百六十五度第二名三辰儀圓徑八尺有璿璣規道月遊天宿矩度七曜所行並備于此轉于六合之內第三名四遊儀玄樞為軸以連結玉衡遊筭

而貫約規矩又玄樞北樹北辰南距地軸傍轉于內又玉衡在玄樞之間而南北遊仰以觀天之辰宿下以識器之晷度時稱其妙

### 客星掩帝座

#### 客星犯天子

西明銀漢武帝嘗微行造主人家仍留宿夜与主婢臥有一書生亦寄宿善天文忽見客星將掩帝座甚逼書生驚呼咄咄不覺聲高又見一男子操刀將入戶聞書生聲急遂縮走客星應時而退如此者數過帝異而問之書生具說所見帝乃悟曰必此人壻也將欲肆凶惡于朕乃語主人召集期門羽林擒奴問而款服乃誅之



帝嘆曰斯蓋天啓書生以扶祐朕躬乃厚賜書生  
會稽典錄嚴遵字子陵與世祖俱受業長安建武五年  
下詔徵遵設樂陽明殿命宴會暮留宿遵以足荷上其  
夜客星犯天子宿明旦太史以聞上曰此無異也昨夜  
與嚴子陵俱臥耳

吹笛止雨

吹律煖谷

周穆王時天下連雨三月穆王乃吹笛其雨遂止也  
劉向別錄方士傳言鄒衍在燕有谷地美而寒不生  
穀鄒子居之吹律而溫氣至而穀生今名黍谷  
引氣飛雪

即席為炎

拾遺記周靈王登昆崑之臺忽見二人乘雲而至一人  
先唱能為雪霜引氣一噴則雲起雪飛坐者皆凜然宮  
中池井堅冰可塚

又云周靈王冬設狐腋素裘紫羅文褥羅褥是西域所  
獻也施於臺上坐者皆溫又有一人唱能使即席為炎  
乃以指彈席上而暄風入室裘褥皆棄於臺上

祈禱分風

動搖起雨

荆川記宮亭湖廟神甚有靈驗塗旅經過無不祈禱能  
使湖中分風而帆南北



又云南康有平湖，中輜底浮在湖中，動搖便起風雨。

噴酒

邵氏家傳：邵信臣為少府南陽，遭火，斃數萬人。信臣時在丞相匡衡坐，心動含酒，東向噴之，遭火處見雲西北來，冥晦大雨以滅火，雨酒香。又後漢書：郭憲從駕，噴酒厭齊國火。神僊傳：成武丁于周昕坐，噴酒救臨火。後漢書：樊英隱于壺山，嘗有暴風從西方起，英謂學者曰：成都市火甚盛，因舍水西向漱之，乃令記其時。日客後有從蜀來云：是日大火，有黑雲從東起，須臾大雨，火遂得滅。

藥巴滅成都之火，雨皆酒臭。

澄公滅迷州之火，雨有酒氣。

神僊傳：藥巴為尚書正朝大會，已後到，又飲酒西南，噴之。詔問謝曰：臣本縣成都市失火，臣故因酒為雨以滅火。後驛書問成都果然，正旦失火，有雨從東北來，乃息。雨皆酒臭。

晉書：佛圖澄嘗與石季龍升中臺，忽曰：迷州當火，災仍取酒噴之，曰：救已得矣。後遣驗之，云：是日火起西南，驟雨滅之，雨亦頗有酒氣。

市中耗瓜

坐上種瓜



搜神記徐光常行幻術于市里。從人乞瓜。其主弗與。便從索辦種之。俄而瓜生。蔓延成花。實乃取食之。因賜觀者鬻者。反視所賣。皆耗。

續僊傳馬湘有道術。嘗于江南刺史馬植坐上。冬月以酒杯盛土種瓜。須臾引蔓花實。食之甚美。

許元長致榴

董元素致柑

劇談錄唐武宗時術士金陵許元長善變幻。武宗謂之曰。先朝明崇儼取羅浮山柑子。萬里往來。止于旬日。東都當進。石榴時已熟矣。卿今日當致十顆。元長奉詔而出。及且寢殿。始開金盤。貯石榴。致于御榻。俄有使奉進。

亦以所失之數上聞

異聞集唐宣宗朝有術者董元素自江南來。上召見。與語曰。聞君頗有神術。今南中柑橘正熟。卿能致之否。元素對曰。請安一合于御榻前。數刻時有微風入簾。元素乃啓其合。柑子滿其中。奏曰。此江陵枝江縣柑也。遠處恐遲。上掌之。驚噴。

董公能制虎。後為虎所殺

長房能答鬼。後為鬼所殺

西京雜記東海人黃公能制龍。御虎佩赤金刀。以絳繒束髮。立興雲霧。坐成山河。及衰老不能復行其術。秦末有白虎見于東海。黃公乃以赤刀往厭之。術既不行。遂



為虎所殺

後漢費長房遇老翁為作符曰以此主地上鬼神遂能鞭笞百鬼及驅使社公或在宅坐獨自恚怒人問其故曰吾責鬼魅之犯法者耳後失其符為衆鬼所殺

豢龍

呪龍

中朝故事古有豢龍氏長安有豢龍戶觀水即知龍色其有無悉知之懿皇朝龍戶上言龍池中走失兩條往閩東尋訪數十日東都魏王池中見之取而歸闕縱華州時李訥為華州刺史大以為虛妄命就公俯視之則于一小甌子中倒于盆內乃二細鯁魚也訥怒目曰何

以為驗對曰驗非難也請鑿穴尺許注水其間收鯁投水相趁旋轉尾觸穴四隅隨觸而陷水亦暴漲遂巡穴已闊數尺其人詔訥云恐穴更廣即雜制也遂擲入甌中訥方奇之厚贈錢帛攜歸輦下

抱朴子西域方士能神呪者臨涓禹步吹氣龍即出浮其初出乃長十數丈于是方士更吹之一吹則龍輒一縮至長數寸掇取著壺中或有四五龍以少水養之物塞壺口聞有旱處便賣龍往賣之一龍直數十斤金奉國會欽以顧之直畢乃發壺出一龍著淵潭之中因復禹步吹之輒一吹一出長數十丈須臾雲雨四集

沉符蛟死



施符蛇死

潯陽記潯陽城東門通大橋常有蚊為百姓害董奉疏符沉水中少間見一蛟死浮出

廣州記晉興郡路側五六里有一物大百圍長數十丈行者過視則往而不及積年如此失人甚多董奉從文州出由此嶠見之大驚云此蛇也住行旅施符救經宿往看蛇已死矣左右白骨積聚成山

少翁言能致其神

巫者言貴妃可致

漢書李夫人妙麗善舞得幸于武帝及卒上憐恫焉圖畫其形于甘泉宮上思念不已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

其神乃夜張燈燭設帷帳陳酒肉令上居他帳遙望見好女如李夫人之貌還幄坐而步又不得就視上愈益相思悲感為作詩曰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姍姍其來遲令樂府諸音家弦歌之上又自為作賦以傷悼人南史殷淑儀南郡王義宣女帝密取之寵冠後宮假姓殷氏及薨帝嘗思見之遂為通替棺欲見輒引替觀屍如此積日秋色不異時有巫者能見鬼說帝言貴妃可致帝大喜令召之有少頃果于帷中見形如生平帝欲與之言默然不對將執手奄然便歇帝尤哽恨于是擬李夫人賦以寄意焉按陳鴻長恨傳玄宗心念楊妃有京大喜命致其神與前二事正同其殷與楊並稱貴妃尤異



左慈引鱸魚

个象餌鮓魚

後漢書左慈字元放少有神道嘗在司空曹操坐操從

容顧衆賓曰今日高會珍羞略備少具松江鱸魚耳神

傳云松江出好鱸魚味異它處元放於下坐應曰此可得也因求銅盤

貯水以竹竿餌釣於盤中須臾引一鱸魚出操大拊掌

笑會者皆驚操曰一魚不周坐席可更得手放乃更餌

釣沈之須臾復引出皆長三尺餘生鮮可愛操使目前

鱸之周浹會者操又謂曰既已得魚恨無蜀中生薑耳

元放曰亦可得也操恐其即近所取因曰吾前遣人到

蜀買錦可過勅使者增市二端語頃即得薑還并獲操

使報命後操使蜀反驗問增錦之狀及時日早晚若符

契

葛洪神仙傳仙人个象字元則有諸方術吳主聞之徵

象到武昌甚敬貴之稱為个君為起宅以御帳給之賜

遺前後累千金從象學蔽形之術試還後宮及出殿門

莫有見者又使象作變化種瓜菜百果皆立生可食吳

主共論鱸魚何者最美象曰緇魚為上吳主曰論近道

魚耳此出海中安可得耶象曰可得耳乃令人於殿庭

中作方塼汲水滿之并求鉤象起餌之垂綸於塼中須

臾果得鮓魚吳主驚喜問象曰可食不象曰故為陛下

取以作生鱸安敢取不可食之物乃使厨下切之吳主

取以作生鱸安敢取不可食之物乃使厨下切之吳主



曰聞蜀使來得蜀薑作齋甚好恨爾時無此象曰蜀薑  
豈不易得願差所使者可付直吳主指左右一人以錢  
五十付之象書一符以著青竹杖中使行人閉目騎杖  
杖止便買薑訖復閉目此人承其言騎杖須臾止已至  
成都不知是何處問人人言是蜀市中乃買薑于時吳  
使張溫先在蜀既於市中相識甚驚便作書寄其家此  
人買薑畢捉書負薑騎杖閉目須臾已還到吳厨下切  
鱠適了裴松之曰神仙之術詎可測量臣之臆斷以  
為惑衆所謂夏蟲不知冷水耳

佛圖澄識鈴音

由道采善洞視

晉書劉曜攻洛陽石勒將救之其群下咸諫以為不可  
勒以訪佛圖澄曰相輪鈴音云秀支替戾岡僕谷劬  
禿當此羯語也秀支軍也替戾岡出也僕谷劉曜胡位  
也劬禿當捉也此言軍出捉得曜也又令一童子潔齋  
七日取麻油合臙脂躬自研于掌中舉手示童子粲然  
有輝童子驚曰有軍馬甚衆見一人長大白皙以朱絲  
縛其肘澄曰此即曜也勒甚悅遂赴洛距曜生擒之  
北史由吾道采隱于琅瑯山中辟穀餌松木茯苓求長  
生之祕又善洞視蕭軌等之敗于江南其目道采言之  
如目見其後鄉人從役得歸者勸問敗時形勢与道采  
所說符同



澄公以祝願脫黑略于羗圍  
澄公以祝願護弟子于被劫

晉書郭黑略將兵征長安北山羌隨羌伏中時佛圖澄  
在堂上坐慘然改容曰郭公今有厄乃唱曰衆僧祝願  
澄又自祝願有頃曰脫矣後月餘黑略還自說隨羌圍  
中東南走馬乏正遇帳下人推馬与之曰公乘此馬小  
人乘公馬濟与不濟命也略得其馬故獲免推檢時日  
正是澄祝願時也

又佛圖澄嘗遇弟子向西域市香既行澄告餘弟子曰  
掌中見買香弟子在某處被劫垂死因燒香祝願遙救  
護之弟子後還云某月某日某處為賊所劫垂當見殺

忽聞香氣賊無故自驚曰救兵已至棄之而走

聖水

聖火

唐書汴宋觀察使令狐楚言亳州聖水出飲者疾輒愈  
裴度判曰妖由人興水不自作命在所禁塞又李德  
裕傳云聖水獲利人轉相惑德裕在浙西命于大市集  
人置釜取其水令取猪肉五斤煮云若聖水也肉當如  
故逡巡肉熟爛自此人心稍定妖者尋而敗露

南史齊世祖時魏地謠言赤火南流喪南國是歲有沙  
門從北齋此火而至色赤于常火而微云以療疾貴賤  
爭取之多得其驗二十餘日都下大盛咸云聖火詔禁



之不止火灸至七炷而疾愈吳興丘國賓密以還卿邑  
人楊道慶虛疾二十年依法灸即差  
神僊之術誕哉

黃白之儔詭哉

申鑿或問神僊之術曰誕哉末之也已矣聖人弗學非  
惡生也終始運也短長數也運數非人力之為也曰亦  
有僊人乎曰僊僥桂萃產乎異俗就有僊人亦殊類矣  
按詩會神霧曰從中州以東西四十萬里得僊僥國  
人長一尺五寸也

又或問黃白之儔曰傳毅論之當也燔埴為瓦則可爍  
瓦為銅則不可以自然驗于不然詭哉敵犬羊之內以

造馬牛不幾矣不其然歟

龜陰故數偶

著陽故數奇

禮三正記曰天子龜長一尺二寸諸侯一尺丈夫八寸  
士六寸龜陰故數偶也天子著長九尺諸侯七尺大夫  
五尺士三尺著陽故數奇也

非趙龜神而燕龜欺

非秦龜神而趙龜欺

韓非子鑿龜數筮兆曰大吉而以攻燕者趙也鑿龜數  
筮兆曰大吉而以攻趙者燕也翻幸之事燕無功而社  
稷危鄒衍之事燕無功而國道絕趙代先得意于燕後



得意于齊國亂飾高自以為與秦提衡非趙龜神而燕  
龜欺也趙又嘗鑿龜數策而北伐燕將劫燕以逆秦兆  
曰大吉始攻大梁而秦出上黨矣兵至釐而六城拔矣  
至陽城秦拔鄴矣龐援前兵而南則障盡矣臣故曰趙  
龜雖無遠見于燕且宜近見于秦以其大吉辟地有  
實救燕有名趙以其大吉地削兵辱主不得意而死又  
非秦龜神而趙龜欺也初時者魏數年東鄉攻盡陶衛  
數年西鄉以失其國此非豐隆五行太乙玉相攝提六  
神五括天河啟搶歲星非數年在西也又非天缺弧逆  
刑星災惑奎台非數年在東也故曰龜筮鬼神不足舉  
動左右皆鄉不足以專戰然而恃之愚莫大焉

伐紂不信龜凶

伐越不信筮凶

論衡武王伐紂卜之而龜醜占者曰凶太公曰龜醜以  
祭則凶以戰則勝武王從之卒克紂焉  
又魯將伐越筮之得鼎折足子貢占之以為凶何則鼎  
而折足行用足故謂之凶孔子占之以為吉曰越人水  
居行用舟不用足故謂之吉魯伐越果克之

司馬季主為賈采導惑

司馬季主為子陽導僊

史記宋忠賈誼游于十肆中与司馬季主往復季主曰  
今夫十者導惑教愚也夫愚惑之人豈能以一言而知



之哉言不厭多。故騏驥不能與罷驢為駟，而鳳凰不與燕雀為群。而賢者亦不與不肖者同列。故君子處卑隱，以辟衆，自匿以辟倫。微見德順，以除群害，以明天性。助上養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譽。公之等喁喁者也。何知長者之道乎。宋忠賈誼，忽而自失，芒乎無色，悵然噤口，不能言。于是振衣而起，再拜而辭行。洋洋也。出市門，僅能自上車，伏軾低頭，卒不能出氣。

真誥黃子陽者，魏人也。少知長生之妙，學道在博落山中，九十餘年，但食桃皮，飲石中黃水。後逢司馬季主，季主以導仙八方，予之，遂以度世。

于南陌上，伺駕黑牛生。

向西北行，取乘黑牛人。

魏志裴松之注中書令史紀玄龍管輅，鄉里人云：輅在田舍，嘗候遠隣，主人患數失火，輅卜教使明日于南陌上，伺當有一角巾諸生，駕黑牛，故車必引留，為設賓主。此能消之，即從輅戒，諸生有急求去，不聽，遂留當宿。意大不安，以為圖己，主人罷入，生乃把刀出門，倚兩薪積間，側立假寐。歛有一小物，直來過前，如獸，手中持火，以口吹之，生驚，舉刀欲正斷腰視之，則狐。自此主人不復有災。又華城門夫人者，魏故司空涿郡盧公女也。得疾連年不差，華家時居西城下南纏里中，三廐在其東，南管輅卜當有師從東方來，自言能治，便聽使之，必得。



其力後無何有南征厖騶當充甲卒來詣盧公占能治  
女即公即表請留之專使其子將詣華氏療病初用散  
藥後復用丸治尋有效即奏除騶名以補太醫  
北史有東莞鄭氏執得讎人趙氏尅明晨會宗族當就  
墓所刊之趙氏求救於王早為占候并授以一符曰  
君今取還選取七人令一人為行主者佩此符于鷄鳴  
時伏在仇家東南二里平旦當有十人相隨向西北行  
中有二人乘黑牛一黑牛最在前一黑牛應第七但捉  
取第七者將還事必無宅趙氏從之果如其言乃是鄭  
氏男五父也諸子並為其族所宗敬故和解二家趙氏  
竟免

東方朔射覆

管公明射覆

漢書東方朔待詔金馬門稍得親近上嘗使諸數家射  
覆置守宮盂下射之皆不能中朔自贊曰臣嘗受易請  
射之乃別著布卦而對曰臣以為龍又無角謂之為蛇  
又有足跋：爪：善緣壁是非守宮即蜥蜴上曰善賜  
帛十疋復使射他物連中輒賜帛  
魏志管輅字公明涪陶令諸葛原遷新興太守輅往祖  
餞之賓客並會原自起取燕卵蠶窠鼃鼃著器中使射  
覆卦成輅曰第一物含氣須變依乎宇堂雄雌以形翅  
翼舒張此燕卵也第二物家室倒懸門戶衆多藏精育



毒得秋乃化。此蠶窠也。第三物，鰐長足，吐絲成羅，尋網求食，利在昏夜。此鼯鼯也。舉坐驚喜。平原太守刈卵，取子囊及山鷄毛，著器中。使筮，輅曰：「內方外圓，五色成文，含寶守信，出則有章。」此印囊也。高岳巖，有鳥朱身，羽翼玄黃，鳴不失晨。此山鷄毛也。清河令徐季龍，使人行獵，令輅筮其所得。輅曰：「當獲小獸，復非食獸。雖有爪牙，微而不疆。雖有文章，蔚而不明。非虎非雉，其名曰狸。」獵人暮歸，果如輅言。季龍取十三種物，著大篋中。使輅射。云：「器中籍，有十三種物。先說鷄子，後道蠶蛹。遂一，名之，惟以梳為批耳。」

### 賜帛榜百

### 賞絹杖十

漢書東方朔射覆，連中，輒賜帛。時有幸倡郭舍人，滑稽不窮，常侍左右，曰：「朔狂幸中耳，非至數也。」臣願令朔復射。朔中之，臣榜百，不能中。臣賜帛，廼覆樹上寄生。令朔射之。朔曰：「是窠藪也。」舍人曰：「果知朔不能中也。」朔曰：「生肉為膾，乾肉為脯，著樹為寄生，盆下為窠藪。」上令倡監榜舍人。

北史吳遵世為齊文襄墨曹參軍，從遊山東，有雲起，恐雨，廢射戲。使筮，遇剝。李業興曰：「坤上艮下，剝艮為山，出雲，故知有雨。」遵世云：「坤為地，土剝水，故知無雨。」文襄使崔暹書之，云：「遵世若著賞絹十疋，不著罰杖十。」業興



若著無賞不著罰杖十業興曰同是著何獨無賞文襄  
曰遵世著會我意故賞須史雲散二人各受賞罰

蔡鐵卜鼠

容師射鼠

述異記蔡鐵善卜劉義宣射得一白鼠置幽中石鐵卜  
之笑曰兌色之鼠皆明戶彎弧射之絕左股鼠孕三雄  
而兩雌若不見信剖腹而立知公乃知剖鼠腹皆如鐵  
唐袁天綱子容師高宗置一鼠於匱令術家射之皆曰  
鼠容師曰雖實鼠然入則一出則四發之鼠生三子

元里知主人果有

趙達知主人酒脯

西京雜記元里善筭每主人果蔬肴藪悉知其所一日  
過友人陳廣漢廣漢為之取酒鹿脯數片元理曰此資  
業之廣何供饋之偏耶廣漢慙曰有倉卒客無倉卒主  
人元理曰俎上蒸氈一頭厨中荔枝一棹皆可為設廣  
漢再拜謝臯自入取之盡日為歡

吳志趙達嘗過知故知故為之具食畢謂曰倉卒之  
酒又無佳肴無以叙意如何達因取盤中隻箸再三縱  
橫之乃言卿東壁下有美酒一斛鹿肉三斤何以辭無  
時坐有他賓內得主人情主人慙曰以卿善射有無欲  
相試耳竟效如此遂出酒酌飲

知困米石數



知庭棗實數

西京雜記元理嘗從其友人陳廣濬廣濬曰吾有二困米忘其石數子為計之元理以食筋十餘轉曰東困七百四十九石二升七合又十餘轉曰西困六百九十七石八斗遂大署困門後出米西困六百九十七斗九升中有一鼠大堪一升東困不免圭合元理後歲復過廣濬廣濬以米數告之元理以手擊牀曰遂不知鼠之殊米不如剥面皮矣北史慕容懷文每云昔在晉陽為監館中有一蠕客同館胡沙門指語懷文云此人別有異等術仍指庭中一棗樹云令其布等子即知其實數乃試之并辯若干純赤若干赤白相半于是剥數之唯少一子等者曰

必不少但更撼之果落一實

無用知之

不如不知

管輅別傳輅弟辰嘗欲從輅學卜及仰觀事輅言卿不可教耳夫卜非至精不能見其數非至妙不能觀其道孝經詩論足為三公無用知之也于是遂止子弟無能傳其術者

蜀志杜瓊為人靜默少言園門自守不与世事蔣琬費禕等皆器重之雖學業入深初不觀天文有所論說後進通儒譙周常問其意瓊答曰欲明此術甚難須當身視識其形色不可信人也晨夜苦劬然後知之後憂漏



泄不如不知是以不復視也

孫策殺干吉

孫權迎王表

搜神記孫策欲渡江襲許與干吉俱行時大旱所在燬厲策催諸將士使速引船或身自早出督切見將吏多在吉所策因此激怒言我為不如干吉邪而先趨附之便使收吉至呵問之曰天旱不雨道塗艱澀不時得過故自早出而卿不同憂戚安坐船中作鬼物態敗吾部伍今當相除令人縛於地上暴之使請雨若能感天日中兩者當原赦不爾行誅俄而雲氣上蒸膚寸而合比至日中大雨掬至溪澗盈溢將士喜悅以為吉必見原

並往慶慰策遂殺之將士哀惜共藏其尸天夜忽更興雲覆之明旦往視不知所在策既殺干吉每獨坐彷彿見吉在左右意深惡之頗有失常後治創方差而引鏡自照見吉在鏡中顧而弗見如是再三因撲鏡大叫創皆崩裂須臾而死

吳志臨海羅陽縣有神自稱王表周旋民間語言飲食與人無異然不見其形又有一婢名紡績孫權遣中書郎李崇齎輔國將軍羅陽王印綾迎表隨崇俱出與崇及所在郡守令長談論崇等無以易所歷山林輒遣婢與其神相聞秋七月崇與表至孫權于蒼龍門外為立第舍數使近臣齎酒食往表說水旱小事往之有驗



及皇后潘氏薨諸將吏數詣王表請福表亡去 孫盛  
曰盛聞國將興聽于民國將亡聽于神權年老志衰詭  
臣在側廢道立庶以毒為妻可謂多涼德矣而偽設符  
命求福妖邪將亡之兆不亦顯乎

郭景純知命盡日中

皇甫玉知不過亭午

晉書王敦將舉兵使郭璞筮之不吉敦大怒曰卿壽幾  
何曰命盡今日日中敦怒收璞斬之

北史皇甫玉指文宣謂其妻曰殿上者不過二年妻以  
告舍人斛斯洪慶妻洪慶以啓帝怒曰向婦女小兒評  
論萬乘主敕召玉每照鏡自言兵死及被召謂妻曰

我今去不廻若過日午時當得活即至正中遂斬之

文摯怒齊王

華陀怒郡守

呂氏春秋齊王疾痛使人之采迎文摯文摯至視王之  
疾謂太子曰王之疾必可已也雖然王之疾已則必殺  
摯也太子曰何故文摯對曰非怒王則疾不可治怒王  
則摯必死太子頓首彊請曰諾請以死為王與太子期  
而將往不當者三齊王固已怒矣文摯至不解屨登牀  
履王衣問王之疾王怒而不與言文摯因出辭以重怒  
王王叱而起疾乃遂已王大怒不說將生烹文摯太子  
與王后急爭之而不能得果以鼎生烹文摯爨之三日



三夜顏色不變。文摯曰：誠欲殺我，則胡不覆之以絕陰陽之氣。王使覆之。文摯乃死。

後漢華陀傳：有一郡守篤病久，陀以為盛怒則差，乃多受其貨而不加功，無何棄去。又留書罵之，太守果大怒，令人追殺，陀不及，因躄，恚哇黑血數升而愈。

扁鵲起魏太子

澄公起勸愛子

史記魏太子死，扁鵲至魏宮門下，問中庶子喜方者曰：太子何病？國中治穰過於衆事。中庶子曰：太子病血氣不時交錯而不得泄，暴發于外，則為中害，精神不能正，邪氣邪氣蓄積而不得泄，是以陽緩而陰急，故暴廢而

死。扁鵲曰：其死何如時？曰：鷄鳴至今。曰：收乎？曰：未也。其死未能半日也。言臣齊勸海秦越人也。家在于鄭，未嘗得望精光，侍謁于前也。聞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之。子以吾言為不誠，試入診。太子嘗聞其耳鳴而鼻張，循其兩股以至于陰，當尚溫也。中庶子聞扁鵲言，目眩然而不瞑，舌撝然而不下，乃以扁鵲言入報魏君。魏君聞之大驚，出見扁鵲于中闕，因嚔唏，服臆，魂精泄橫，流涕長潛，忽承睫，悲不能自止。容貌變更。扁鵲曰：若太子病，所謂尸蹙者也。扁鵲乃使弟子以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有間。太子蘇。乃使子豹為五分之熨，以八減之齋和糞之，以更熨兩脇下。太子起坐，更適陰陽，但服



湯二旬而復故。天下盡以扁鵲為能生死人。扁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晉書石勒愛子斌暴病死。將殯。勅歎曰：朕聞魏太子死。扁鵲能生之。今可得效乎？乃令告佛圖澄。取楊枝沾水灑而呪之。就執斌手曰：可起矣。因此遂蘇。有頃平飲上池水。盡見五臟癥結。受青囊書。遂洞五行天文。

史記扁鵲少時為人舍長。舍客長桑君過扁鵲。獨竒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也。出入十餘年。乃呼扁鵲私坐間。與語曰：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毋泄。扁鵲曰：敬諾。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飲。是以上池之

水。三十日當知物矣。乃悉取禁方。盡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人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臟癥結。特以診脈為名耳。

晉書有郭公者。客居河東。精于卜筮。璞從之受業。公以青囊中書九卷與之。由是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禳災轉福。通致無方。雖京房管輅不能過也。郭璞門人趙戴嘗竊青囊書。未及讀。而為火所焚。

斷截腸胃。既而縫合。引出臟腑。還內腹中。

後漢華佗精于方藥。處劑不過數種。心識分銖。不假稱量。針灸不過數處。裁七八九。若疾發結于內。針藥取不



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割破膜  
皆抽割積聚若在腸胃則斷截湔洗除去疾穢既而縫  
合傳以神膏四五日創愈一月之間皆平復

晉書佛圖澄嘗齋時平旦至流水側從腋旁孔中引出  
五臟六腑洗之訖內腹中

作湯二升再服

取蘇一升煮服

後漢書華佗傳廣陵太守陳登忽患胸中煩滿面赤不  
食佗脈之曰府君胃中有虫欲成内疽腥物所為也即  
作湯二升再服須臾吐出三升許虫頭赤而動半身猶  
是生魚膾所苦便愈佗曰此病後三暮當發遇良醫可

救登至期疾動時佗不在遂死  
南史褚澄善醫術建元中為吳郡太守百姓李道念以  
公事到郡澄見謂曰汝有重疾答曰舊有冷疾至今五  
年衆醫不差澄為診脈謂曰汝病非冷非熱當是食白  
淪雞子過多所致令取蘇一升煮服之始一服乃吐出  
一物如升涎裹之動開看是雞雛羽翅爪距具足能行  
走澄曰此未盡更服所餘藥又吐得如向者鷄十三頭  
而病都差當時稱妙

華元化療咽塞

徐文伯療髮癥

後漢書華佗字元化嘗行道見有病咽塞者因語之曰



向來道隅有賣餅人，萍蓬甚酸，可取三升飲之，病自當去。即如佗言，立吐一蛇，乃懸車而候佗。時佗小兒戲于門中，逆見自相謂曰：客車邊有物，必是逢我翁也。及客進，顧視壁北懸蛇，以十數，乃知其奇。

華元化針死胎

徐文伯針雙胎

後漢書有李將軍者，妻病呼佗視脈，佗曰：傷身而能不

去，將軍言間日實傷身，胎已去矣。佗曰：按脈胎未去也。將軍以為不然，妻稍差，百餘日復動，更呼佗，曰：胎理如前，似兩胎，先生者去，血多，故後兒不得出也。胎既已死，血脈不復歸，心燥着母脊，乃為下針，并令進湯，婦因欲產而不通，佗曰：死胎枯燥，勢不自生，使人探之，果得死胎，人形可識，但其色已黑。

南史宋後廢帝出樂游苑，門逢一婦人，有娠，帝亦善談，診之曰：此腹是女也。問徐文伯曰：腹有二子，一男一女。男左邊青黑，形小，于女。帝性急，便欲使剖，文伯惻然曰：若刀斧恐其變異，請針之。立落，便泻足，太陰補手陽明，胎便應針而落，兩兒相續出，如其言。



水灌滿百數  
水澆盡百斛

華佗別傳有婦人長病經年世謂寒熱注病者冬十一月中佗令坐石槽中平旦用冷水汲灌云當滿百始七八灌會戰欲死灌者懼欲止佗令滿數將至八十灌熱氣乃蒸出鬲高二三尺滿百灌佗乃使然火温床厚覆良久汗洽出著粉汗燥便愈

南史直閣將軍房伯玉服五石散十許劑無益更患冷夏日常複衣徐嗣伯為診之曰卿伏熱應須以水發之非冬月不可至十一月水雪大盛令二人夾捉伯玉解衣坐石取冷水從頭澆之盡二十斛伯玉口噤氣絕家

人啼哭請止嗣伯遣人執杖防閤敢有諫者搗之又盡水百斛伯玉始能動而見背上數有氣俄而起坐曰熱不可忍乞冷飲嗣伯以水与之飲一升病都差自爾恒發熱冬月猶單禪衫體便肥壯

為氣從癰  
作氣出鏃

南史薛伯宗善從癰疽公孫泰患背伯宗為氣封之徙置齋前柳樹上明旦癰消樹邊便起一瘤如拳大稍長二十餘日瘤大膿爛出黃赤汁斗餘樹為之萎損又陳顛達与桂陽賊戰矢中左目而鏃不出地黄村潘姬善禁先以釘柱姬為步作氣釘即出乃禁顛達目



中鏃出之  
服雄黃吐誤食之髮  
熏防風療不語之證

舊唐書時有尼明律年六十餘患心腹鼓脹身體羸瘦  
已經二年甄立言診脈曰其腹內有蟲當是誤食髮為  
之耳因令服雄黃須臾吐一蛇如人手小指唯無眼燒  
之猶有髮氣其疾乃愈

又許胤宗初事陳為新蔡王外兵參軍時柳太后病風  
不言名醫治皆不愈脈益沉而噤胤宗曰口不可下藥  
宜以湯氣熏之令藥入腠理周理即差乃造黃耆防風  
湯數十斛置于牀下氣如煙霧其夜便得語

誑語療疑病  
權誑療眼花

北夢瑣言元稹博士詒唐時中表間有一婦人從夫南  
中效官曾誤食一虫嘗疑之由是成疾頻療不損京城  
醫者忘其姓名知其所患乃謂主人姨姪中謹密者一  
人預戒之曰今以藥吐汝但以盤盂盛之當吐之時但  
言有一小蝦蟆走去然不得令娘知之是誑語也其姪  
僕遵之此疾永除

又有一年少眼中常見一小鏡子醫工趙卿脫之與少  
年期來晨以魚鱸奉候少年及期赴之延于閣子內且  
令從容俟客退後方得攀接俄而設臺于上施一醜芥



醋更無他味。卿亦未出。迨禺中久候不至。少年饑甚。且  
聞醋香不免輕啜之。遂巡。又啜之。覺胸中豁然。眼花不  
見。因竭既啜之。趙卿探知方出。少年以啜醋慙謝。卿曰  
即君喫鱠太多。醬醋只欲。即君因饑以啜之。果愈此疾。  
烹鱗之會。乃推誑請退謀餐。

龍化為老翁求治

鬼請為芻人求療

山川紀異。龍皆生疽。化老翁求治於孫登。曰病痊當有  
報。時天旱不數日。果大雨。大石上忽裂一井。其水湛然  
南史徐秋夫仕至射陽令。常夜有鬼呻聲甚悽愴。秋夫  
問何須。答曰。姓某家在東陽。患腰痛死。雖為鬼痛。猶難

忍。請療之。秋夫曰。云何。厝法。鬼請為芻人。按孔穴。針之。  
秋夫如言為灸。四處。又針肩井三處。設祭埋之。明日見  
一人謝恩。忽然不見。當世伏其通靈。

治病龍

出懶龍

山川紀異。湯陰西有真人社。舊傳孫登寓此。值旱。衆禱  
于龍。得雨。將祭謝之。登曰。此病龍。兩安能蘇。禾稼弗信。  
請嗅之。水果腥穢。龍時背生疽。聞登言。化老翁求治。曰  
病痊當有報。不數日。果大雨。大石上忽裂一井。其水湛  
然。蓋龍穿此以報也。

高僧傳。什僧伽。閑而宴息。見神告曰。天方亢陽。百姓苗



死身胡藏其懶龍耶。伽曰：為之柰何？神曰：若今夕旦小指出窓隙外，其如人何？伽依之。其夜霆擊異常，質明視指微有紅線脉焉。

黥布刊而王

昭達眇而貴

史記黥布秦時為布衣少年，有客相之曰：當刊而王。及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刊而王，幾是乎？人有聞者，共俳笑之。及項王封諸將，立布為九江王。

南史章昭達性倜儻，輕財尚氣。少時遇相者謂曰：卿容貌甚善，須小虧則當富貴。梁大同中，昭達為東宮直後，因醉墮馬鬢角小傷，昭達喜之，相者曰：未也。侯景之亂

之敬徒舍從，寬深自附，納之。寬常甚病，韓生養視如僕，後恩深踰于骨肉。後名聞于天下，倪寬位至御史大夫，州郡承旨，召請擢用。奉在本朝，遂至太傅。夫鉞徒許負及相鄒通，倪寬之工，有謂知命之工矣。故知命之工，察骨體之證，睹富貴貧賤，猶人見盤盂之器，知所設用也。善器必用貴人，惡器必施賤者。尊鼎不在陪廁之側，瓠瓜不在堂殿之上，明矣。

衛仲卿以人奴而具封侯相

薛大鼎以人奴而具方岳相

灌書衛青字仲卿，嘗從人至耳泉居室，有一鉞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無笞罵，即足



矣安得封侯事乎

舊唐書初泗州刺史薛大鼎隋時嘗坐事沒為奴貞觀初與數人詣乙弗弘禮大鼎次至弘禮曰君奴也欲何所相咸曰何以知之弘禮曰觀其頭目直是賤人但不知餘處何如耳大鼎有慚色乃解衣視之弘禮曰看君面不異前言占君自腰已下當為方岳之任

折臂三公

折臂太守

晉書羊祜傳有善相墓者言祜祖墓所有帝王氣若鑿之則無後祜遂鑿之相者見曰猶出折臂三公而祜竟墮馬折臂位至公而無子

昭達率鄉人援臺為流矢所中眇其一目相者見之曰卿相善矣不久當富貴臺城陷昭達還鄉里與陳文帝游因結君臣分候景平文帝為吳興太守昭達杖策來謁文帝見之大喜委以將帥恩寵超于儕等

三君皆丞相

三人皆方伯

史記有善相工田文者與韋丞相賢魏丞相相邴丞相吉微賤時會于客家田文言曰今此三君者皆丞相也其後三人竟更相代為丞相

南史沈攸之賤時與吳郡孫超之全景文共乘一小船出都三人共上引塋有一人止而相之曰君三人皆當



至方伯攸之曰豈有此事相者曰不驗便是相書悞耳  
後攸之為郢荆三州超之廣州刺史景文南豫州刺史  
鉅徒相衛青貴至封侯  
相工指倪寬秩至三公

論衛青父鄭季與陽信公主家僮衛媪通生青在建  
章宮時鉅徒相之曰貴至封侯青曰人奴之道得不宮  
罵足矣安敢望封侯其後青為軍吏戰數有功超封增  
官遂為大將軍封為萬戶侯

又韓太傅為諸生時借相工五十錢予之俱入壁雍之  
中相壁雍弟子誰當貴者相工指倪寬曰彼生當貴秩  
至三公韓生謝遣相工通刺倪寬結膠漆之交盡筋力

南史初刘之遴在荆府常寄居南郡忽夢前太守袁彖  
謂曰卿後當為折臂太守即居此中之遴後牛奔隨車  
折臂右手偏直不復得屈伸書則以手就筆歎曰豈黥  
面王乎周捨嘗戲之曰雖復並坐可橫政恐陋巷無枕  
後連相兩王再為此郡

相裴冕以兵起得相  
相呂誼須大驚得相

舊唐書裴冕為祠部郎中知河西留後在武威金梁鳳  
謂冕曰玄象有變半年間有兵起郎中此時當得中丞  
不拜中丞即宰相不離天子左右大富貴冕曰公乃狂  
言冕何至此梁鳳曰有一日向東京一日入西蜀一日



來向朔方。此時公得相，冕懼其言，深謝絕之。其後安祿山反，南犯洛陽，僭稱偽位。哥舒翰東守潼關，累月奏冕為御史中丞，追赴京。冕又語曰：「事驗矣。」冕又問三日之兆。梁鳳曰：「東京日即自磨滅，蜀川日亦不能久。」此間日何轉分明，不可說。冕志之，即潼關失守。玄宗幸蜀，肅宗北如靈武。冕會之勸成冊，立改元為至德元年。冕果為中書侍郎平章事。

又金梁鳳在河隴，謂呂諲曰：「判官骨相合得宰相，須得一大驚怖，即得諲。後至驛，責讓驛長榜之。驛吏武將性麤猛，持弓矢突入射諲，矢兩發，幾中諲面。諲踰墻得免，以報梁鳳。」梁鳳曰：「此必入相。」愈年諲自黃門侍郎知政事。

摸人而知其相  
摸書而知其字

北史皇甫玉善相術。齊文宣故以巾袂其眼，使歷摸知人。至文宣曰：「此最大達官。」於任城王曰：「當至丞相。」于常山長廣二王並曰：「亦貴。」至石動桶曰：「此弄癡人。」至二供膳曰：「正得好飲食而已。」

又盧太翼博綜群書，其後目盲，以手摸書而知其字。

朱建平善相人  
朱建平善相馬

魏志朱建平善相術。于閭巷之間，效驗非一。太祖為魏公，聞之，召為郎。文帝為五官將，坐上會之三十餘人。文



帝問已年壽。又令徧相衆。賔建平曰：將軍當壽八十。至四十時當有小厄。願謹護之。謂夏侯威曰：君四十九位為州牧而當有厄。若得過可年至七十。致位公輔。謂應璩曰：君六十二位為常伯而當有厄。先此一年當獨見一白狗而旁人不可見也。謂曹彪曰：君據藩國至五十七當厄。于兵宜善防之。初潁川荀攸鍾繇相與親善。攸先亡。子幼。繇經紀其門戶。欲嫁其妾與人。書曰：吾與公達曾共使朱建平相建平。曰：荀君雖少。然當以後事付鍾君。吾時啜之曰：惟當嫁阿鶩耳。何當此子竟遭隕沒。戲言遂驗乎。今欲嫁阿鶩。使得善處。追思建平之妙。雖唐拳許負何以復加也。文帝黃初七年。四十病困。謂

左右曰：建平所言八十。謂晝夜也。吾其決矣。頃之果崩。夏侯威為兗州刺史。年四十九。十二月上旬得疾。念建平之言。自分必死。豫作遺令。及送喪之備。威使素辦。至下旬轉免。垂以平復。三十日晨。請紀綱大吏設酒。曰：吾所苦漸平。明日鷄鳴。年便五十。建平之戒。真必過矣。威罷客之後。合瞑。疾動。夜半遂卒。璩六十一為郎中。直省。肉斂。見白狗。問之。衆人悉無見者。于是數聚會。并急游觀。田里飲宴。自娛。過期一年。六十三卒。曹彪封楚王。年五十七。坐與王凌通謀。賜死。又朱建平善相馬。文帝將出取馬。外入建平道。遇之。語曰：此馬之相。今日死矣。帝將來馬。惡衣香。驚鑿文帝。



滕帝大怒即侯殺之

相馬

相牛

呂覽古之善相馬者寒風是相口齒麻朝相頰子女厲相目衛忌相髭許鄙相睨投伐褐相胸脇管青相臚物陳悲相股脚秦牙相前贊君相後允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良工也其所以相者不同以用見馬之一徵也而知節之高卑足之滑易材之堅脆能之長短非獨相馬然也人亦有徵

酉陽雜俎相牛法岐胡有壽膺匡欲廣毫筋欲橫蹄後筋也常有聲有黃也角冷有病旋毛在珠泉無壽睫亂觸人銜烏角偏妨主毛少骨多有力溺射前良牛也疎助雞養

相印

相板

相易

魏氏春秋云許允之出為鎮北也喜謂其妻曰吾知免矣妻曰禍見於此何免之有允善相印將拜以印不善使更刻之如此者三曰印雖始成而已被辱問送印允者果懷之而墜之于廁相印書曰相印法本出陳長文長文以語常仲將印工楊利從仲將受法以語許士宗利以法術占吉凶十可中八九仲將問長文從誰得法長文曰本出漢制有相印相笏經又有鷹經牛經馬經



印工宋養以法語程申伯是故有一十二家相法傳世  
南史庾道愍精於相板宋明帝時山陽王休祐屢以言  
語忤顏見道愍託以已板為他物令道愍占之道愍曰  
此乃甚貴然使人多愆忤休祐以褚彥回詳密求換其  
板他日彥回侍明帝自稱下官帝多忌甚不悅休祐具  
以牀言帝意乃解又慕容珍之在西州時有一手板  
相者云當貴每以此言動帝又圖黃門郎帝嘗問之曰  
西州時手板何在珍之曰此是黃門手板官何須問  
南郡新書有李參軍者善相笏知休咎必驗呼為李相  
笏又有龍復本者無目凡有象簡竹笏以手捻之必知  
官祿年壽

### 周宣相夢

#### 趙直占夢

魏志周宣為郡吏太守楊沛夢人曰八月一日曹公當  
至必与君杖飲以藥酒使宣占之是時黃巾賊起宣對  
曰夫杖起弱者藥治人病八月一日賊必除滅至期賊  
果破文帝問宣曰吾夢殿屋兩瓦墮地化為雙鴛鴦  
此何謂也宣對曰後宮當有暴死者帝曰吾詐卿耳宣  
對曰夫夢者意耳苟以祲言便占吉凶言未畢而黃門  
令奏宮人相殺帝復問曰我昨夜夢青氣自地屬天宣  
對曰天下有貴女子寃死是時帝已遣使賜甄后玺書  
聞宣言而悔之遣人追賜者不及帝復問曰吾夢摩



錢文欲令滅而更愈明。此何謂邪。宣悵然不對。帝重問之。宣對曰。此自陛下家事。雖意欲爾。而太后不聽。是以文欲滅而明耳。時帝欲治第。植之眾偏于太后。但加取爵。以宣為中郎。屬太史。嘗有問宣曰。吾昨夜夢見芻狗。其占何也。宣答曰。君欲得美食。有頃出行。果逢豐膳。後又問宣曰。昨夜復夢見芻狗。何也。宣曰。君宜隨車折脚。宜戒慎之。頃之果如宣言。後又問宣。昨夜復夢見芻狗。何也。宣曰。君家欲失火。當善護之。俄遂火起。語宣曰。前後三時皆不夢也。聊試君耳。何以皆驗邪。宣曰。此神靈動。君使言。故與真夢無異也。又問宣。三夢芻狗。而其占不同。何也。宣曰。芻狗者。祭禘之物。故君始夢。當得飲

食也。祭祀即訖。則芻狗為車所轆。故中夢當隨車折脚也。芻狗既車轆之後。必載以為樵。故後夢憂失火也。蜀志魏延夢頭上生角。以問占夢趙直。直曰。夫麒麟有角而不用。此不戰而賊欲自破之象也。退而告人曰。角之為字。刀下用也。刀下用刀。其凶甚矣。蔣琬見推之後。夜夢有一牛頭在門前流血。滂沱。意甚惡之。呼問直。直曰。夫見血者。事分明也。牛角及鼻。公字之象。君位必當至公。大吉之徵也。蜀志注何祗嘗夢井中生菜。以問直。直曰。菜非井中之物。會當移植。然菜字四十八。君壽恐不過此。祗笑言得此足。後為捷。為郡。年四十八卒。如直所言。



射龍

屠龍

子韓雉見申羊于魯有龍飲于沂韓雉曰吾聞也出見虎搏之見龍射之今弗射是不得行吾聞也遂射之莊子朱萍漫學屠龍于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

射梅

射蔗

南史柳惲嘗與瑯琊王瞻博射嫌其皮澗乃摘梅帖烏珠之發必命中觀者驚駭濟書宣都王鏗善射常以棚的大澗曰終日射候何難

之有乃取牙蔗挿地百步射之十發十中

養由基射猿

養由基射蜻

呂覽刑三有神白猿王自射之則搏樹而嬉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猿擁樹而號

月子楚莊王命養由基射蜻蛉曰吾願生得養由基援弓射之拂左翼

曹丕善左右射

董卓善左右射

典略文帝自叙曰尚書令荀彧奉使犒軍見余談論之末或言聞君善左右射此實難能余言執事未覩夫頃



發口縱俯馬蹄而仰月支也。或喜笑曰：乃爾。余曰：埒有常徑的有常所，雖每發輒中，非至妙也。若馳平原，赴豐草，要狡獸，截輕禽，使弓不虛彎，所中必洞，斯則妙矣。

二狐俱獲

雙鴈俱落

南史：山強工騎射，彎弓五石，為奏事中敬。從獻文獵方山，有兩狐起于御前，詔強射之，百步內，二狐俱獲。

北史：斛律光以庫直事文襄，從出野，見鴈雙飛來，文襄使光馳射之，以二矢俱落焉。

二箭下雙鵠

一發貫二鵠

後魏：秦王翰弟幹善弓馬，以馳從。明元于白登之東北，有雙鵠飛鳴于上，帝命左右射之，莫能中。鵠旋飛稍高，幹以二箭下雙鵠。

南史：突厥攝圖獨愛長孫晟，每共游獵，留之，竟歲嘗有二鵠飛而爭肉，固以箭兩隻，子晟請射取之。晟馳往，遇鵠相攫，遂一發雙貫焉。攝圖喜，命諸子弟貴人皆相親友，冀昵近之，以學彈射。

見二麻授箭

見雙鳥授弓

北史：余朱榮曾送糧，使見二麻授，此二箭令取供今食。



遂構火以待之俄而北獲其一采欲誇使人責北不盡  
取杖之五十 又尉遲綱嘗從周文北狩雲陽見五鹿  
俱走綱獲其三

又賀拔勝從宴昆明池時有雙鳧游池上周文授弓矢  
于勝曰不見公射久矣請以為歡勝射之一發俱中因  
拜曰使勝得奉神武以討不庭皆此類也 又魏孝武  
即位蠕蠕等諸蕃並遣使朝貢帝臨軒宴之有鵠飛鳴  
于殿前帝素知竇熾善射因欲矜示遠人乃給熾御箭  
兩隻命射之鵠乃應弦而落諸蕃人咸歎異焉帝大悅  
落鵠都督  
射鵠都督

北齊書斛律光嘗從世宗于涇橋校獵見一大鳥雲表  
飛颺光引弓射之正中其頸此鳥形如車輪旋轉而下  
至地乃大鵬也世宗取而觀之深壯異焉丞相屬和子  
高見而嘖曰此射鵬手也當時傳號落鵬都督

後魏書秦王翰弟幹善弓馬以騎從明元于白登之東  
北有雙鵠飛鳴于上帝命左右射之莫能中鵠旋飛稍  
高幹以二箭下雙鵠帝賜之御馬弓矢以旌其能軍中  
于是號幹為射鵠都督

畫維摩神光滿室  
畫釋迦視之如生

尉遲儼金陵六朝記顧愷之于瓦官寺畫維摩神光滿



室累日方散

又王定之于白馬寺畫釋迦像視之如生

誤落筆因畫為蠅

誤落墨因作駁牛

尉遲偓金陵六朝記曹不興赤烏元年游青溪見赤龍  
凌波面而出乃走筆圖之藏于秘閣是歲大旱乃出龍  
祭之則甘雨霽霽又為吳王畫屏風誤落筆因畫為蠅  
吳王以袂拂之不去方悟焉又寫篤仙公真容世傳之  
按吳錄云曹不興善畫權使畫屏風誤落筆點素因  
就以作蠅既進御權以為生蠅举手彈之  
又王致之為桓溫畫扇誤落墨因作駁牛甚妙

宿其下十日

宿其傍三日

隋唐嘉話閻立本家代善畫至荊州張僧繇見之曰定  
虛得名耳明日更往曰名下定無虛士坐臥觀之留宿  
其下十日不能去

又率更令歐陽詢行見古碑索靖所書駐馬觀之良久  
而去數百步復還下馬佇立疲則布毯坐觀因宿其傍  
三日而後去

閻立本悔畫

陸鴻漸毀茶

舊唐書閻立本善圖畫工于寫真秦府十八学士圖及



貞觀中凌煙閣功臣圖並之本之跡也時人咸稱其妙  
太宗嘗与侍臣学士泛舟于春苑池中有異鳥隨波容  
与太宗擊賞數賜詔座者為詠召之本令写焉時閣外  
傳呼云畫師閻立本時已為主爵郎中奔走流汗俛伏  
池側手揮丹粉瞻望座賓不勝媿赧退誠其子曰吾少  
好讀書幸免面墻緣情染翰頗及儕流唯以丹青見知  
躬廝役之務辱莫大焉汝宜深誠勿習此末伎立本為  
性取好欲罷不能也及為右相与左相姜恪對掌樞密  
恪既歷任將軍立功塞外立本唯善于圖畫非宰輔之  
器故時人以千字文語曰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  
唐書陸羽字鴻漸性嗜茶著經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

具尤備天下益知飲茶矣時鬻茶者至陶羽形置煬突  
間祀為茶神有常伯熊者因羽論復廣著茶之功御史  
大夫李季卿宣慰江南次臨淮知伯熊善煮茶召之伯  
熊執器前季卿為再舉杯至江南又有薦羽者召之羽  
衣野服挈具而入季卿不為礼羽愧之更著毀茶論其  
後尚茶成風時田紇入朝始驅馬市茶

### 魏文帝善彈棊

王僧虔善累棊

博物志魏文帝善彈棊能用手巾角時有一書生又能  
低頭以取箸葛巾角撒棊世說曰彈棊始自魏宮內  
拙奄戲也文帝于此技亦特好有客自云能帝使為之



妙喻于帝

南史王僧虔累十二博碁既不墜落亦不重作

拾子如龍鳳形

下子成一首詩

酉陽雜俎晉鳩摩羅什與人碁拾敵死子空處如龍鳳形或言王積薪對玄宗碁局畢悉持

碁天洞覽王勃圍棋率下四子成一首詩勃猶託之向人曰吾自奪造化雖一時之間百用亦可

捶鉤者非鉤無索

承蜩者唯蜩之知

莊子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毫芒大馬曰子

巧与有道与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于物無視也非鉤無索也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其用而况乎無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注曰大馬大司馬也江東三魏之間謂鍛為捶鉤劍名

又仲尼適楚出于林中見痾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也若厥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及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為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其痾僂丈人之謂乎



偃師取造倡者

馬鈞取作木人

列子周穆王西巡狩越崑崙不至弇山及還未及中國道有獻工人名偃師穆王薦之問曰若有何能偃師曰臣唯命取試然臣已有取造願王先觀之穆王曰日以俱來吾与若俱觀之翌日偃師謁見王王薦之曰若与偕來者何人邪對曰臣之取造能倡者穆王驚視之趣步俯仰信人也巧夫領其頤則歌合律捧其手則舞應節千變萬化惟意取適王以為實人也与盛姬内御並觀之技將終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誅偃師偃師大懼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傳會章

木膠漆白黑丹青之取為王諦料之内則肝膽心肺脾腎腸胃外則筋骨肢節皮毛齒髮皆假物也而無不畢具者合會復如初見王試廢其心則口不能言廢其肝則目不能視廢其腎則足不能步穆王始悅而歎曰人之巧乃可与造化者同功乎詔貳車載之以歸

魏志注人有上百戲者能設而不能動也帝以問馬鈞可動否對曰可動帝曰其巧可益否對曰可益受詔作之以大木取構使其形若輪平地施之潛以水發焉設為女樂舞象至令木人擊鼓吹簫作山岳使木人跳丸擲劍緣絙倒立出入自在百官行署春磨鬪雞耍巧百端

評曰倡者假矣誰知已之百骸九竅盡假也木人幻矣誰知已之聲音笑貌悉幻也彼妄認四大為自身



相六塵緣影為自心相者  
豈認幻化人亦真人耶

魯般刻木為仙

魯般刻木為鶴

酉陽雜俎魯般燉煌人未詳年代巧侷造化嘗作木鸞其父乘之至吳會吳人以為妖殺之般怨吳人殺其父于肅州城南作一木仙人拳手指東南吳地大旱三年十日般取為也于是墮物巨千謝之般為斷其一手其月吳中大雨唐初工人尚祈禱其木仙述異記天姥山南峯音魯般刻木為鶴一飛七百里後放于北山西峯上漢武帝使人往取之遂飛上南峯往往天將雨則翼翅動搖若將飛奪

墨子為鸞一日而敗

公輸為鶴三日不下

韓子墨子為木鸞三年而成蜚一日而敗弟子曰先生之巧至能使木鸞飛墨子曰不如為車輓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費一日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致遠力多久于歲數今我為鸞三年成蜚一日而敗惠子聞之曰墨子大巧為輓拙為鸞

墨子公輸子削竹木以為雛成而飛之三日不下公輸子自以為至巧子墨子謂公輸子曰子之為雛也不如翟之為車割轄須臾斷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取為巧利于人謂之巧不利于人謂之拙



三年而成楮葉

三年而成畫莢

列子宋人有為其君以玉為楮葉者三年而成鋒殺莖  
柯毫芒繁澤亂之楮葉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巧食  
宋國子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之生物三年而成一葉則  
物之有葉者寡矣故聖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  
韓子客有為周君畫莢者三年而成君觀之與髹莢者  
同狀周君大怒畫莢者曰築十版之墻鑿八尺之牖而  
以目始出時加之其上而觀周君為之望見其狀畫成  
龍蛇禽獸車馬萬物之狀備具周君大悅畫莢之功非  
不微維也然其用與素髹莢同

羽人乘蠡舟

越王銅船

神人乘漆舟

廩君土船

拾遺記秦始皇好神仙羽人乘蠡舟浮黑水而至者有  
身長十丈編毛為衣兩目如電方耳出于項間額如童稚  
三秦記太虛山上有池神人常乘漆船于其內今有故  
漆船在焉

文列記安定縣有越王銅船潮退則見又陰雨日百姓  
推採見銅船出水上

載記廩君之先五姓爭之乃以土為船雕畫之而浮水  
中曰若其船浮存者以為廩君務相船獨浮于是遂稱  
廩君乘其土船將其從卒當夷而下



駢志卷之十

